

八、津浦鐵路

七年之機廠生活

冒險北去天津到差

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奠都南京，當時的南京不是百端待舉而是萬端並舉，所有工程人員不論其爲土木、機械、電氣都是日夜趕工，生氣蓬勃氣象萬千，所有公民都喜笑顏開，真是萬民樂業，天下昇平。

當時原有交通部的路政司擴大爲鐵道部，顯示政府推動鐵道建設事業決心。十二月初我接到鐵道部令委爲津浦鐵路機務處天津機廠廠長。月薪二百六十元。當向中央大學工學院周院長子競告辭。

不過當時北伐軍節節勝利，蔣介石總司令之第一集團軍與馮玉祥之第二集團軍會師攻克山東濟寧泰安後，五月三日攻入濟南，奉軍與孫傳芳軍大潰。支持奉軍之日本帝國主義軍隊藉口保僑出兵山東，五月三日衝入濟南，圍攻我交涉公署殺我交涉員蔡公時，是爲五三濟南慘案。

當時國民政府忙於北伐，濟南慘案擱置未暇交涉。日本遂佔有濟南，燬黃河鐵橋，津浦路不通，如何去天津到差恰是問題。

先持鐵道部委令去津浦鐵路報到，津浦鐵路總局設於浦口鎮，機務處設在十餘里外的浦鎮。乘黃包車去浦鎮機務處見處長楊毅（莘臣）。楊是交大南洋學院一九一三年土木系畢業，留美學機械，江蘇武進人。見面後承獎飾并略述該處組織。處內設工事文書二科，工事科長爲鍾桂丹，留美機工，文書科長爲徐亞韓爲唐山同學。處外全路分三總段設三大機廠，每總段下設三分段。第一總段長由楊自兼，第二總段長爲顧啟文（日本留學）設於濟南，第三總段長爲李郭舟（清華留美）設於天津，浦鎮有一機廠廠長爲熊正琬（元善），唐山工校民國元年班。濟南機廠最大，設於濟南城外大槐樹，廠長爲曾廣智，唐山工校同學。天津機廠設於天津之西沽，廠長暫由李郭舟兼代。以上諸大員除顧啟文外皆美國留學生。熊爲唐山同學更爲親熱，當即請教如何去天津就職。熊謂津浦南北兩段分段通車。南段由浦口通至山東濟南以南固山站北之黨家莊。北段由天津通至德州以南禹城縣南之晏城。祇濟南一小段因黃河橋斷日本人佔濟南暫時不通，但可用騾車接駁云云。

十二月中旬將家眷（祇內人一人）送回仙女鎮，並與母親說明到天津做事，迨事定後再回家接眷。準備行李仍爲原始之三件，鋪蓋網籃及手提箱，但因北方寒冷不免多帶衣被，於是加置白皮箱一隻。所躊躇者爲單身人上下車帶許多行李甚難應付。適望鄰居王桂和代覓其親戚吳樹基爲隨行男僕。行路時可代照顧行李，住定後可代做飯看家。吳爲南京人即由其找來見面合適後即由王桂和自己寫立單

據擔保。

十二月廿五日夜左右主僕兩人直去南京住下關交通旅館。次日我去浦鎮機務處報到並領取兩人免票，楊處長並給與介紹函兩件去看濟南機廠曾廠長及天津機務總段李總段長。回浦口時不用坐黃包車，由熊正琬廠長備鐵路壓車送回。此壓車爲四輪板車在鐵路上行走，由四人前後壓聯合槓桿行走，速度甚高，第一次開洋葦坐在上面還有些害怕而頭暈。

初次乘坐津浦臥車

次日下午主僕二人登北行車，我爲頭等臥車，吳樹基雖爲三等免票，但須侍候頭等客，可在頭等車的空位上坐坐。下午六時開車，車上客人甚少，想因軍事時期日軍又佔領濟南，商旅不多。但軍官家屬甚多，站上車上均甚亂。

次晨六時起身梳洗稍過早餐後已到泰安，東看泰山不見端倪，過嶗山站，車行更緩，到黨家莊即鐵路南段通車之終點。

車停後站長來告總局有電報來囑代雇好騾車去濟南府之大槐樹機廠。我坐車裏吳與馬伏坐車外，時北風甚烈，地面積雪，河面皆冰。爲避免日軍耳目，繞道向濟南市之西邊直達大槐樹機廠。曾廠長臥病在床，即請入病房相見。見面後承告浦口機務處楊處長已早有電報告知天津新廠長將經過濟南囑妥爲招待云云。問邇來日軍態度如何？答稱：「大廠不能開工，常有日軍官來調查機廠設備及工人人

數等異常麻煩，今日不知明日事。您今晚即在此地歇宿，大車已代找好，明早啟行。好在黃河已經凍實，可在河面驅車過河。過河後先到齊河站後到晏城縣。火車在晏城站等候大概中午開車晚間可到天津。」

當晚住廠長公館，磚石砌成異常堅固，此房係德國人造膠濟鐵路時所設計完成，與津浦路沿路站旁廠房之由英國人設計砌築者比較堅固厚實。曾廠長是廣東人，其母爲日本人，他能說日本話，此次事變，他留守濟南廠與日人辦交涉深爲得人。此人洋氣甚重而官派十足，手下人對他頗懷畏懼，有所呼喚必皆屏氣侍候。晚飯由其私廚備家常便菜非常得味，而吃飯時左右佣人侍應，我自己吃飯覺得頗受規矩，并不自由。

次晨辭行後即乘騾車北行，所走路並不沿循鐵路軌道而在其西偏約十餘里之土路行走。到黃河濱，我第一次腳踏黃河岸，車到黃河的冰面上時，我又坐上車沿，東看津浦路之黃河鐵橋非常雄偉但有一節脫開不能行車。河面車跡甚多，有許多商賈買販步行過河，看樣子大家走慣了，並無特殊驚惶模樣。河寬約三、四里，不到一小時即見對岸，車上岸後再走一小時即見鐵路上有客車兩輛停在站上，並無機車。我等下車開發騾車後即搬行李上客車，此爲尋常二三等混合車並非臥車，據稱路程不遠須在車上睡覺。

中午機車來到即將客車掛向北行，到達天津總站，時已下午八時許，鐵路機務段派人來接往天津河北大馬路某客棧暫住，當日爲一九二八年之陽曆除夕。

接長天津浦機廠

一九二九年元月一日我雇洋車去西沽機廠。到時雙門緊閉，向看更人打聽總段長廠長李郭舟先生，彼即派人隨我之洋車帶到李公館，原來李先生即住河北大馬路附近。見面後方知昨晚守歲，李先生宿酒未醒，承告明日大廠開工，上午十時到廠見面。李爲清華生廣東人在美國麻省理工學機械，其夫人爲北京名伶程長庚之孫女，生活方式與北京「官家」相似。

元月二日晨十時到天津西沽津浦機廠，李郭舟先生已先在，即同到廠長辦公室辦交代。所謂交代者即由李先生將一顆牛角方章（文曰「津浦鐵路天津機廠廠長之章」）面交與我，然後介紹廠中高級職員，正工程師顧毅成。顧爲江蘇無錫人亦清華生在美國麻省理工大學得機械博士；另有工務員二人，一爲榮月波天津人五十許，無學歷，工人出身，見人有禮貌善言談，稍識中英語言，不能寫字，常爲廠中上下聯絡人，稱爲榮二爺而不名；一爲梁某廣東人大學畢業。有「聽差」一人叫李雨田，天津人，見上司說話時必恭必敬，言辭亦條條有理，爲公事房與各場之通信傳命之人。

大廠共分機車車輛兩部分：機車部有車架場、鍋爐場、機器場、翻砂廠、打鐵場，每場設監工二人。車輛部有木工場、油漆場、電氣場、機工場，每場亦設監工一人。當時由李雨田將各場監工找來公事房與新廠長見面，由李郭舟代廠長一一介紹。末了本廠工會會長黃金榮來見。他是上海人，知書識字，能說會道，爲全廠五百餘工人所信賴。

新舊廠長交代完畢後，隨即聯名發一電報報告機務處，抄知各機務段各廠及天津車務總段等有關主管。李先生辭回機務總段辦公。

顧工程司毅成與我同一大桌辦公，他先我兩年故對廠務及各有關機關都甚熟習，當即告我津浦全路組織與人事。津浦鐵路總局設管理委員會，有委員共五人，委員長爲邱煒先生浙江人，軍事學校出身；負責事業運務之委員爲錢宗淵（博泉），杭州錢王之後人，負責鐵路車務多年，人呼爲錢大爺。委員會下設總務、工務、機務、車務、會計各處。機務處長爲楊毅，與我機務有關之工務處長爲吳西箴江蘇人，純粹國貨，未曾出過洋，主持工務處多年，爲上下所贊佩；天津工務總段長爲嵇銓（次衡）蘇州人，亦純粹國產，唐山畢業生。總局在天津設辦事處，其職權係對外與北寧鐵路及天津各軍政公私機關聯繫並對內與北段之車工機警等總段及機廠聯繫，北段薪水由辦事處向銀行整個取出分與各段各廠發交。機務總段負責機車之行駛，每次列車之機車皆須由機務分段（俗稱車房）事前查驗修理加足煤水後駛入車站掛車；如機車半途損壞或出軌或撞車，皆由分段負責救險負責通車。機廠完全負責修理損壞的機車及車輛，與行車無關。天津機務總段下分設天津滄州德州三分段，因天津分段爲起首站，保管機車甚多，其他二分段祇保管一二輛以備接替及救險之用，人員亦較少。

到差之始人地生疎，住處暫寓天津河北大馬路之某旅舍，每日吃飯亦在附近之小飯店解決，來往交通全靠洋車，一切全由榮二爺及李雨田代爲辦理。榮二爺爲老資格，津浦開辦，他就在路服務，他所知掌故甚多。他說：「大廠對面有一所平房原爲廠長住宅，但多年來因地方不靖無人敢住，如收拾

起來每夜派警巡查並無危險！不妨去看一看！」。午飯後由他與李雨田陪往，大門啟鎖後一看，原來是一個大空地，左邊有磚房一大間，右邊有磚房三大間聯成一字形座西朝東，北頭一間較大南頭兩間相聯較小，東面有走廊，南面稍離又有一大間爲廚房。與北面一大間相聯者朝東又有一間。廠長一家住來頗足支配。但多年鎖閉徽氣觸鼻蛛網撲面，木窗窳爛不能閉風。榮二爺打電話給良王莊工務總段派人來修理。次日嵇銓工務總段長（人稱嵇工程司）來廠，相談甚歡，彼此爲前後唐山同學亦爲江蘇同鄉，以後多承照應。不久即見有土木工人來修理。一切完成後，余與吳樹基即搬入由自己買床及私用家具，其餘客廳飯廳廚房用具皆由榮二爺及李雨田湊合着辦理。夜間由警務段派二警守夜，榮二爺又找一小工派作花匠將大門內空地闢作花園。全屋有電燈，但無浴間無抽水馬桶無煤氣，祇好將就住下。

無事時在門外閒眺，北面鐵路東西直貫，鐵路以北是大廠、車房及車房工人住所。鐵路以南祇有廠長住宅一所孤伶伶地立在一大片麥田內，東南角約一華里有河北工商學院，師生多爲走讀，晚上寂靜無人。學院大門外有橋直通河北大馬路，沿鐵路西行約三華里則爲北洋大學。大學門口沿堤岸爲桃花塢，春間桃花盛開爲天津西沽一景。

第二天一早起來聽工人擁擠上班，余八時左右即到廠辦公。公事房尙未開門，余即到各場巡視，原來工人到後並不開工，各人梳洗飲茶吃點心聊天。我無話可說即回公事房，是時李雨田已將房門打開。余入內時，榮二爺已到，他說：「廠長沒有這麼早上班的，他們工人七時上班下午五時下班，職

員九時上班五時下班。廠長照例十時上班下午四時就下班。向來如是。我們的習慣是『有例不可滅無例不可添！』你老在公館中多休息，用不着這麼早過來！」我姑妄聽之。

九時顧工程司來，我向他請教，他笑說：「這是他們多年來已成習慣，全部如是，恐怕不易改革！」余以後祇好在家多做自己的事，延到九時上班。

故宮富麗三殿雄偉

那年陰曆年廠中放假三天，當時報載北平三殿及故宮開放三日我就到北平玩了三天。此時嚴蔭生姨父已逝世，全家遷返南方，他們的住宅，絨線胡同（安福胡同）東拴馬椿，已經脫手，我住在前門大街小旅館中。

頭一天先到東華門遊三殿，進東華門先到文華殿，殿內陳設古物，由殿門向後一望。滿地薄薄一層雪，一片白雪襯出金碧輝煌的太和門，門前有白玉石雕成的五孔金水橋。跟着遊人再到體仁閣，閣前一看，左邊是太和門右邊是太和殿，所有建築都是飛簷凸脊紅牆碧瓦，氣象雍容肅穆。殿前白玉石欄杆圍繞。廣場上石板鋪地，石板縫中皆冒出枯草來，一片荒涼。殿台上有十幾個寶鼎，有金缸銅龜銅鶴，真不免有「銅駝荆棘」之感。上了太和殿看見金鑾寶座是皇帝上朝的座位，地方大，一眼盡是朱漆的柱子，宏麗驚人，祇覺得空曠，自己變成非常渺小。而且天氣冷，大殿無火，寒風刺骨。看四周取暖設備祇在四角設丈許高丈許深廣的銅爐，大概天冷時用木炭生火。據說此殿祇在行大典時用，平

時都在中和殿保和殿朝見要臣，討論國事。

三殿以及午門端門天安門正陽門成一直線，氣象宏偉，一色全是琉璃瓦，在日光中照耀出五光十色。保和殿在最後亦最小而最安適，爲皇帝所常用之殿。殿後即乾清門爲大內範圍是皇家住宅。我當日走了三殿出來，已走了五小時，天冷走動快，到旅舍累得不堪。急飲生薑紅糖茶一碗睡覺。

第二天遊覽故宮博物院，那就是前清的大內，皇家日常生活之所。這次是由後門叫神武門進去，門在明朝崇禎皇帝自縊的景山對面，一進門就是御花園，冬令除松竹臘梅外祇見些建築整齊髹漆五彩的亭台樓閣。我們先看了皇帝睡覺的地方叫什麼坤寧宮乾清宮等。宮內建築堂皇，椅枱彫刻精緻，陳設富麗，叫你看了驚嘆觀止。可是試坐一下則硬椅硬床而繡被厚重，實在不敢恭維，無廁所浴室之設備，所謂帝王生活果其如此者我不羨慕也。有一個鐘錶陳列室陳列千奇百怪的鐘錶，簡直是玩具室，無可取。再到所謂御膳房一看，見大小炭爐，各式各樣鍋盤，祇顯其大且多而已。內宮不見大火爐，更覺冷淒淒地。走了三四小時而奔出搭車回寓所。急急搭火車回津。

我當時剛由美國回國不久，沒有抵抗冷的經驗，西裝革履，絲襪呢帽，內衣亦甚單薄，抵不住寒冷。回津後右踝右腳腫痛方知在南京被汽車重壓之傷處被寒氣侵入，急找鐵路醫生診治，睡了三天方能走動。但因參觀了三殿及大內，有點小不適亦覺值得。

靜中回想起來，有一點甚怪，就是如此名勝，數百年首都禁地，開放後並無多人遊覽，上文的「我們」祇不過同時幾個漠不相識的不足十人，即看守古物者亦寥寥無幾。後來聽說偷竊者甚多。

下車伊始闖了窮禍

中國鐵路原爲外國人代築代管，津浦北段爲德國人南段爲英國人修築管理，當時中國無鐵路人才，高級管理員完全爲外國人，低級管理員多由中國工人提升。這些外國管理員自然頤指氣使，手下人供奉爲洋大人，操工人生殺大權，其帝國主義之氣燄冲天，威望不可一世，中國人收回後，爲高級管理員之中國人亦沿襲外國人之聲勢，對屬下如芻狗，屬下奉之如虎狼。有機務處長某者出巡全路時，全路員工接送款待如欽差大臣，尊之曰「某二爺！」而不敢名。段長廠長皆由彼在工人中選找，憑一己之好惡定他人之榮辱，如沿路各機務分段長皆係工人出身，目不識丁，由鐵路派中英文書記代管文事。我到天津機廠時，機務第三總段之重要分段即天津分段長爲榮四爺，第二總段之重要分段即濟南分段長仍爲張元和，皆爲當日之遺風流韻。我以前之天津機廠廠長胡某即爲本廠機器匠出身，其一切行爲上下傳說，如家居大廠附近，公私不分，即毛房手紙自用面巾皆由廠取用，並不自知爲非分也。楊毅爲機務處長後大加革新，漸以大學畢業生派爲段長，更以留學機械生爲機廠廠長及總段長，冀在鐵路機務創一新紀元。適民國十八年六月爲國父奉安南京之期，津浦爲必經之路，遂派交大同學鈕澤全爲天津分段段長，沈文泗爲濟南分段段長，大加整頓。此時浦口電氣廠廠長翁爲手下添了一位實習生，係浙江大學的畢業生，叫莊漢開，常州人，此人後來爲交通部材料司長與我發生友誼上及業務上的關係。

我到差伊始頗想將美國所學者有所貢獻，頭一件看不下去的就是職員與工人不同時上班。我在美國工廠實習時，都是廠長工程師監工先到，俟工人到後監工即分派工作，上下一齊動手。此間工人雖七時上班，職員要到九時方上班，實際上損失兩小時工作。工人有他們的大道，七時上班其晚到不到者皆由監工從實報告廠長公事房，並不含糊。惟到了並不做工，成爲不成文法。

我與顧工程師商量並向李總段長討教，皆說沒有辦法，我也曾函報楊毅處長請求改革，蓋此爲全路三廠習慣不能一廠單獨行動，去兩函均無覆信，足見積重難返，處長亦無辦法也。

陰曆年後工人要求加薪，由工會會長黃金榮與我辦交涉，小廠長不能做主，就打電話報告處長，處長回電不准。

黃金榮逼迫更甚，居然限期照准，否則罷工，我就照實電報處長。處長覆電係密電大罵一頓，所最不滿意者爲我的電報爲明電，明碼電報全路皆知，總局委員長以下皆知其事，大爲緊張，要楊處長報告經過，並急速制止罷工，機務處大失面子。

我經此打擊，方知廠長除技術智識外，尚須有政治社會常識，以後報告除經常技術性外，皆以密電爲主。密電須廠長自己翻譯不可，確係苦事。

鐵路機車修理程序

工人加薪事經多方商議總算了結。了結後方能專心於指派修理爲奉安用的機車。孫中山先生靈

樞奉安大典在本路行駛爲最長的一段，奉安列車行駛時必須穩妥不能出些微事故，故事前指定三大廠各修大機車幾輛，頭等臥車客車飯車幾輛，修完試車完好後送北寧路天津車站候用。

修車程序與美國鐵路機廠相似，壞機車到廠後由架車場及鍋爐場監工帶領工人先上車查驗，然後將鍋爐拆送鍋爐場修理，引擎機器各件送機器場修理。機器場查有須翻砂或打鐵者送兩場照做。各場修理工作都是照例辦理，工人做工要保持自己的榮譽，不肯隨便馬虎。這是中國工人的道德，應加敬服。

廠長所須注意者有三件：

一爲鍋爐工作，鍋爐內部德國貨爲紫銅板，板厚約一吋或約四分之一吋，英美都爲鋼板約半吋厚，其腐蝕太甚者必須割去補新，新板上螺絲鉚釘完全換新，此等工作必須正確。修好後必須試泵，所謂試者即須用壓水機壓水入鍋爐，使每方吋壓力高過原來鍋爐壓力百分之五十，即原爲每方吋二百磅者，水試必須達三百磅；到三百磅時，須查驗各鉚釘有無漏水，各鍋縫有無水點。一切合規範時就算合格。在試水泵時我必在場目睹。二爲汽閥裝置，汽閥行動管蒸汽進出汽筒以推動活塞而使主動輪旋轉者，如其裝置不準，則不但耗汽而且損失機車之拉力。架車場裝置汽閥必來找我親自去看，至十分滿意而後止。三爲試車，即機車修理完工時，必升火燒足蒸汽到正道中行駛幾十公里。試車回廠後，我必須親去驗看所有輪軸是否發熱，如果發熱必須拆下察看打磨至不發熱而後止。至於車輛部工作無若干技術性工作，重點在油漆得亮不亮，但客車下有蓄電池者則必驗看是否充電。蓄電池爲機務處

浦口電廠自己製造，當時電燈廠長爲翁爲先生，常熟人，比利時留學，專門電機，其自造之電池爲全國各路冠。修車時如遇電池損壞則拆下換新，將舊電池送往浦口修理。

此次爲奉安所修理的機車車輛，全廠上下注意不能丟人。丟人爲工人最怕之懲戒，怕丟人爲中國工人惟一之正面鼓勵，比獎品還有力量。津浦全路爲奉安列車的行駛而整飭而清潔而提精會神，確爲一劑興奮藥。全路員工與奉安列車的行駛有關者皆發給白色藏青色制服各一套，皆爲中山裝。我爲廠長，與列車行駛無關，但爲高級人員，有時須到車站與行人車人員接洽，故亦發了兩套。

到期全路緊張，負每段車工機警人員必默禱奉安列車在本段不出事。譬如工務段人員怕路基不穩鋼軌枕木橋樑不固而行車出事；車務段人員怕扳錯岔道列車走入支線或走入有列車之路線而兩車相撞；機務段人員怕機車任何機件出事，沿車車軸生熱發火而停止行車；警務段人員怕沿路壞人偷枕木、頑童搬石頭置軌道上，以致不能行車或竟出軌，種種憂慮，非常局者不知其心理上所受熬煎。到大站時由各總段長路祭，地方官紳路祭猶其餘事。幸列車到浦口再由浦口輪渡開上南京下關的京滬路軌道，津浦人員方額手相慶總算平安無事，大家安心！

廠長無事好作文章

廠長負責的公務除技術方面外有用工人權，工人有出缺補缺添雇等事，廠長有權雇用，雇用後報機務處存案。員司如工務員司事等則爲處長職權由處派用。

廠中每日工人上班請假，須逐日記載，到月底造報薪水單報處，處中根據此報告，再報會計處，按日發薪。新人到差，要等一個半月，方收到第一個半月之薪水。其餘如工人犯法處罰，各場收添學徒等事亦廠長職權。

廠長在廠六小時，除到各場巡視一兩週外，所有公事都可按日辦完。並不須將公事帶回家辦。我那時一個人住廠長住宅，回到住宅後祇與管家吳樹基及花匠看更人警察談話。時間甚多。即將學校所學機車理論重新翻閱，興致好時就將機車平衡做一篇文章。

原來機車大輪行動時，其曲拐銷上負有搖桿聯桿等大重量，此項重量在旋轉時發生莫大之離心力，此力向下時重重打擊鋼軌，向上時就提起車身，太大時會將機車搞出軌。

設計時須將此力減少，其方法即在曲拐銷對面直徑上加重，使在車輪旋轉時發生相反之離心力而將其平衡，其所加之重量即名為平衡重。此篇時作時輟，也費兩三月工夫，個人生活除作文外，實在寂寞無聊，枯燥無味。

表兄「弄外快」的妙論

當時表兄郭漱岑仍在天津電報局為會計，一家四口住法租界光華里，有一妻一子一女；子女皆在家操持家務未曾上學，我在美國留學時，承他的情，每月到北寧鐵路代我領薪水寄回仙女鎮作我家之用，我對他甚為感激，星期日就常常到他家去閒談並在他家吃飯。

當時表兄生活爲前一代的模式，夫婦抽鴉片烟，懶得問任何事，自身即不常洗澡，連腳亦不常洗，都不愛穿襪，赤腳着拖鞋，每用手指搔腳趾，白屑落滿地，閉目論天下事，罵天下人。他比我大十二歲，受的完全科學教育，灌了一腦子的「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可惜未能趕上秀才試，科舉已被取銷；寫了一手好字，能算；家鄉有紅白喜事者都請他主持。

他是我姑母的兒子，叫先父爲舅舅；代我家做了不少事。先父任萍鄉平江金礦局局長，他就是秘書兼庶務，先父下台後，他回仙女鎮閒住；常聽先母說他由湖南回來帶了不少古董字畫，我那時年輕莫名其妙。他閒居多年，大概就靠賣古董字畫過活，我結婚是他全權辦理。後來他在天津電報局爲會計，收入有限，又吸鴉片烟，所以生活不寬，所住的房屋爲磚屋三小間，子女失學，太太除抽烟外喜首飾金器每以示人而自慰。

有一次在閒話中，他問我收入若干，我告以月薪二百餘元，他就說：「薪水不少，但如要發財決不能單靠薪水！」我問：「不靠薪水，靠什麼呢？」「靠外快靠油水！」我說：「外快，油水者如賣缺，吃空額，收受賄賂，此爲軍閥官僚之作奸犯科，營私舞弊之惡劣作風，此風在今日非剷除不可！」

他說：「當日揚州有個姓劉的在外省做了一任巡撫歸來後，宦囊充實，就在北河下造了不少有風火牆的房子，至今爲鄉紳。江南有一位做了四五年上海道就退休享福，營造了大觀樓式屋宇，妻妾滿堂，兒女享受逾恆。巡撫道台之薪水有限如單靠薪水何來如此鉅富？」我就說：「中國革命之目的就

在革除此等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我們不但不能做此等事決不應有此等觀念！」

後來日本侵略我國，我事前在仙女鎮購三進舊屋以備亂。抗日戰事爆發我接先父到仙女鎮住，郭漱岑全家亦搬回同住，我在美國辦理抗戰鐵路器材時，先父棄養，其身後事完全由郭代我料理，我在浙贛滇緬做事時，曾將其子郭堯年薦爲司事，並爲其女郭堯芬擇婿結婚。婿爲山西人，安建德，原爲我北洋機械系學生。共黨佔大陸後大家分散不知下落。一九七五年方知道郭夫婦在我所買三進舊屋中逝世，堯芬帶一子一女生活於此屋中，她亦死於此屋中。郭堯年住在上海住宅中，我去香港時，宅中一切家具圖書古董字畫皆未動，堯年即在此宅結婚生子而去。漱岑生前爲我家幫不少忙做不少事，我正愁無以爲報，不意冥冥中代爲安排，我於無意之間爲他們一家四口之生養死葬都代做好！天道有知，非人所能預計者。最可憾者表兄一輩子迄未有機會撈到黃金屋與顏如玉，齋志以終，必含恨於九泉之下。此事縈迴於胸中者久矣，今得將其始末紀下，亦幸事也。

天津租界形形色色

我到差不多三月，濟南事件政府與日方交涉成功，日軍退出膠濟，我收回濟南、津浦全路通車，上下歡欣，此時鈕澤全派來爲天津機務分段長，當時因其公廨有人住，故與我同住，彼此有伴，生活乃不感寂寞。公餘結伴到天津租界娛樂。我們自寓所出門雇洋車到河北大馬路乘電車，電車開行時必由賣票者吹哨下令然後開行，所以天津有句歇後語說：「老太太上電車不要吹！」原意是不要吹哨，

引伸之意戒人不要吹牛！電車由中國地界開出，第一個到達的是日租界，過後爲法租界，再過卽爲英租界，如再向前走則有已收回之義租界及德租界。日租界爲藏垢納污之所，所有鴉子賭場娛樂場都在。我們到娛樂場聽劉寶全的大鼓，那是一絕，他讀音準確，動作與唱詞合拍，左手托板，右手打鼓，同時台步做功無不恰到好处。另有說「相聲」者兩人對說對罵，風趣橫生；又有唱「雙簧」者做作說詞皆好。以上皆爲北方獨有藝術，與山東梨花大鼓及上海灘簧完全不同，「相聲」「雙簧」南方各地也有，但不如我所聽之天津調有味。

法租界有大旅館大小吃食店。電車站叫梨站，梨站下車卽爲高敞之交通旅館，館內有龍泉池浴室，沿法大馬路北行有三個小飯館皆爲我輩所常常光顧者。一爲小食堂，店主東爲唐山同學，招待殷勤，而江南菜味如紅燒豆腐、雪笋湯、炒鱔糊、鹹菜麵、肴肉、乾絲、揚州包餃，應有盡有；一爲北安利廣東館，所製兩面黃炒麵、炸生蠔皆美不勝收，與唐山鎮之養正軒相彷彿；一爲紫竹林爲一小吃店，有湯圓、熟藕、酒釀元宵、餃麵、年糕之類。

龍泉浴池享受無窮

我現在所要專題特寫的爲龍泉池浴室之享受！中國北方乾燥空氣中每夾有沙灰，家中家具雖每日抹拭，塵土仍積壓可見。人身灰土須常常洗擦，北方人每晨洗面，每將上衣脫盡，用力洗滌；至於兩腳及下身如何洗浴，除入浴盆，不知另有辦法。私人家庭向無浴室，夏天用木盆洗浴爲常事，冬日入

浴確非尋常人家所易辦。天津廠長住宅亦無浴室設備，以前每到交通旅館開房間專爲洗澡，洗後回家，雖知有龍泉池浴室而不敢問津，不知其內容與價目也。

鈕澤全兄到後即相將到龍泉池洗澡。入內分若干間如客廳有沙發躺椅設備，浴室在另一間，內有大池盆，冷熱水俱備。客人到後有茶房（侍役也）侍候，他代你脫衣脫鞋，室內溫度高，祇留內衣袴赤足而躺於沙發椅上。俄而有擦背者來謂水已備好，彼即引客入室，扶入溫水浴缸中，全身浸水。繼以約十吋寬七呎長木板一端置浴盆水中，一端攔盆邊，成傾斜式，並以大厚毛巾平鋪板上，請客人仰臥板上。擦背者以半濕手巾將客人兩臂乾擦，垢團陣陣下落。然後乾擦胸口及腹部，垢團更多。邊擦邊說：「先生好久不洗澡，身上灰塵（垢團之美名也）甚多！」

上身擦完後以毛巾覆蓋以免受涼，彼則對兩腿及下部工作，此時受者渾身舒泰，已沉沉睡去。

工作完畢，叫醒，將板撤去，另換小凳置缸中，請坐，彼則緩緩輕輕擦背，完工後以海綿擦肥皂在全身揉搓，再用毛巾引水洗滌。未了以桶盛溫水向頭頂沖下，全身一塵不染矣。擦背者扶入起坐間躺沙發椅上。有修腳者來，將腳指甲一一修削，並將雞眼慢慢用刮刀薄薄刮削，必使整個削平而不覺。其刀鋒之快利及運用刀削之工夫非熟練多少年不能使受者滿意，此時受者聽其擺佈，如小孩坐搖籃中而盪漾者然。一脚修完，猶以爲未足，又用細麻布擱腳趾間之腳丫，此最癢而無法搔到癢處，彼則使力將腳丫水擲出，水出則渾身舒暢如登仙。經此一洗一擦一擲，可謂享盡人間幸福。

完事後，侍者再用電話向紫竹林叫幾樣細茶細點充飢後，穿戴回家，恢復了許多日工作之疲勞，

又準備工作矣。經此發現後，傳與鐵路同人，凡來天津者不去龍泉池洗澡，蓋不知人間有享福地。經各方調查知此等技術人員皆爲揚州產，蓋皆受鹽商等多年訓練而成功者。後來到濟南、南京尙有此種手藝人，再南去則不常見矣。一九四九年以後，香港設有新浴室，此等人又南來矣。擦背尙容易學習，修腳搨腳不易學。到美國後更找不到擦背修腳搨腳之人矣。

在麻省教書時，內人腳上雞眼痛不能行，問醫生，醫生介紹一種專門醫腳的醫生。我們去請教了一次，診費五美元，他老先生用剪刀剪去指甲，並用電氣砂輪打磨雞眼一頓。弄完後用橡皮膏再三纏裹放行，不免呼冤不止。又後來內人住醫院時又叫雞眼痛，於是又找修腳醫生，找來的仍爲前批所已經請教過者又如法炮製一次，但此次診費增爲十五美元矣！

鈕兄到差一月餘，其住宅已騰出並修好，即彼此商量接眷，此時所謂眷者，即各人之髮妻而已。車通，事易辦，五月中即接到，到後正可參觀孫總理移靈奉安大典。本年十月，先母六十大慶，我先將家眷於十月初送回仙女鎮籌備一切，我於正日回家拜壽，並與諸親友長輩見面，次日返津。誰知道家眷這一回去要到次年七八月間方能回津團聚，因閻馮倡亂石友三佔據濟南，津浦路又中斷了。

在天津被軍閥軟禁

太座回南爲婆母拜壽，本是尋常事。奈彼時伊已有孕，頭生子特別慎重。婆媳商量決窳暫不北上。屆時到上海紅十字會醫院生產，因伊之二姊在彼處爲正式護士，更加有照應些。

一九三〇年三月廿六日長女在上海醫院出生，取名煥英。出生的那一個月初，國民黨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與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聯合起來在北平宣言反對南京國民革命軍蔣總司令，佔領平津及津浦北段。馮部石友三據濟南，於是津浦南北兩段各自通車，全路不能直通。

北段另設津浦管理局於原來津浦鐵路天津辦事處，派以前做過津浦局長的天津人劉某爲局長。石友三每向濟南機廠要車頭車輛，津浦沿線時局甚爲緊張。

有一天劉局長找我去總局談話，他說「現在軍部有人傳說你是南方政府派來的，而且說你是陳立夫、陳果夫一家，要將你看管！」

我回說：「我是江蘇揚州人，陳立夫是浙江吳興人，並不是一家，而且我不認識他！」

他說：「我倒替你解釋過！而且你是機務技術人員，技術人員是向來不問政治的！這我完全知道，我想，我可以極力擔保你。你自己就在西沽廠住着不必常出門，大概過些時大家就可以明白了！」我回廠後就將經過告訴了顧工程司及榮工務員等，他們都代我捏一把汗。此時南北兩段消息不通，我們也不能向浦口機務處請示，有事關於機務者即與李總段長向劉局長請示。

工廠照常開工，列車照常開至濟南，收入均歸劉局長管理，每日由他先發維持費，大家埋頭做事，靜候事態發展。

每日上班時，時間容易打發，下班後回家，一人靜坐，而公寓外四面空曠且無行人，真正悶損，那時既無電視又無無線電，消息沉沉，祇能與三五工人爲伍。

不得已又找舊營生，將伊利諾大學論文找出來把那些公式應用於津浦所有機車。每個機車分三大段計算，津濟爲一大段，濟徐爲一大段，徐浦爲一大段，在每一大段上最高拉客車多少輛貨車多少輛。客車貨車各有多少種，每種車重量構造皆不同，即其所發生之阻力有大小。在公事房書室中原可細細計算，但行車人員在總場掛車當時當地就要有答案就要執行，沒有功夫想，更沒有功夫算，教他們如何辦，於是想出一個辦法做成一個表，行車人員每人帶一張表，這表上註明各式機車有幾個單位的拉力，各式客貨車有幾個單位的阻力，阻力單位相加等於拉力單位時即爲該機車在該段行車時所能負擔之車輛輛數，學名叫機車載重，此種計算方法叫調整噸數法。後來將機車拉力單位在各機車上油漆標明，客貨車阻力也在各客貨車上標明更加便利。大概費了三四個月之集中智力完成一篇「機車載重調整噸數之計算法。」完篇後加種種圖表送中國工程師學會的「工程」雜誌發表。發表後得當年工程論文之首獎（請參閱拙著「鐵路機械幾個問題」）。當時原爲打發沉悶時間避免向外走動之軟禁生活而寫作。不意發表後在中國鐵路行車方面創一新紀元。

閻錫山馮玉祥獨立時劍拔弩張似乎戰事即在目前，但日子拖久了，並沒有什麼了不得，我住在西沽鼓裏，當然不知道內情。但日夜未聞槍聲，係一正面的證明。

七月間擴大會議在北平開會，會後則煙消火滅，一切閻馮新委人物連劉局長在內均已不知去向。而舊日負責人員如辦事處長高恆儒及其辦事人員完全復員。先是電報全通，繼則全線通車，一切照常，就像沒有出事一樣。把我軟禁了好幾個月，倒成全我寫好了一篇文章。

太座生過小孩後急欲回津不能如願，暫回仙女鎮等候。後來老太太也動了旅行的念頭要到北方玩。婆媳計議就由上海乘太古海輪到天津。

此時正是熱天，廠長公寓內花園各花齊放，而葡萄架下青紫纍纍，老小歡欣，吹散了幾個月悶氣！

老太太既來到「任所」，引起了不少應酬，太太們在家無事就開始打小麻將，暑天就在天井中葡萄架下打牌。老太太不打牌，就教吳樹基做菜，她拿手好菜就是揚州獅子頭和干絲之類。於是吳樹基的菜在天津出了名，大家要求請吃飯。廠裏的工務員監工爲湊熱鬧也湊份子送了兩桌菜來表示歡迎老太太。從此社交就展開了。

廠長會議趕修機車

社交中最有趣的是從本年起的每月舉行的廠長會議。每月一次依次在天津濟南浦鎮開會，每次討論如何修理機車車輛，重點在如何加快修理機車。

當時修理機車最快者爲濟南機廠，每一機車平均要兩個月修好，天津機廠最慢要三個月修好。那時津浦運輸忙，要機車用，催着趕快修。所以機務處楊處長建議三廠長每月開會討論如何增進。會期規定爲一天，會完後即各返任所。

事實上頭一天晚上到達，三廠長聯同總段長就湊成一桌牌打到深夜。第二天開一天會，會後又打

牌吃飯熱鬧一頓，第三天回廠。開會的飯食都是開會地點的廚子做飯，我們家吳樹基大出風頭，其餘兩廠長派他們的廚子來向吳學習。這種會自然以三廠長及其重要工程司出席，濟南機廠有一位工程師叫秦皞唐先生中文又快又好，每次開會報告都由他造報，吃飯時必請機務總段長及段長又請工務總段長作陪。工機兩段均係工程人員本來互相尊敬，經此聯絡後更是融融洽洽合作辦事，到浦鎮開會時更加上機務處長楊毅及工務處長吳西箴，有時錢委員博泉錢大爺亦出席，此人一來，大聲一喊，要使天下大亂。

如何趕快修完機車不但是本路機務處的緊急課題，漸漸變成鐵道部全國機務的重要課題。每位新局長到任都要建議添購新機車，十輛、廿輛不等。

那時買機車有回扣的謠言，到處飛揚，每輛機車平均值六七萬美金，廿輛機車值一百三四十萬美金，回扣以百分之五計就有六七萬美金，大家分分，數目可觀，所以以前都是買機車救急，向來沒有注意到修理機車之重要。

赴日參觀機車修理

新鐵道部成立自然有高明人物在主持一切，他們聽說日本修理一輛機車不到五天就完成，我們都要兩三個月，要五六倍的時間。這話傳到各路機廠，各廠廠長都驚訝不信，我心裏知道我們修得慢，但不信日本竟有如此之神速，因為美國機廠修理機車至少也要四五個禮拜。

一九三一年初鐵道部訓令各路派各廠廠長去日本參觀修理機車，以鐵道部技工程孝剛爲領隊，名爲調查團團長。正工程師孫伯奮爲秘書及翻譯。我路團員有浦廠廠長熊正琬，濟廠廠長曾廣智，津廠廠長陳廣沅及工事課長鍾桂丹（其夫人同行，費用自理），另派機務第二總段長顧啟文同行，因顧係日本留學生可以爲嚮導，亦可以爲翻譯。一行共有三十餘人，全係各路之機務人員。部令四月初自上海啟行限期一個月回國報告。

這時候我自己正有一件私事要家眷回家辦理。我到路工作已經兩年，在這兩年中常常與先母及妻計議，我們仙女鎮的住房只有三間一廂，萬一全家回去就不夠住，而且是租的，自己總該有所房子作爲一個退路，如果被人家辭差，不得不回家，回家就無處住，確是一個問題，老太太在家時曾與其姪女及姪女婿李星五商議過。李在仙女鎮同人合夥開一家錢店對於地面很熟，據說有一家姓杜的在禹王宮東邊有三進瓦房，頭一進是市房，第二、三進都是三間兩廂，不是華廈，可以避風雨，價錢不貴，當時不足二千元。先由李星五代墊買下，以後由我每月抽還。老太太在家曾經去看過，而且那時這位杜先生在天津某錢莊做事家眷也在天津，據說他不擬回仙女鎮，故擬將房子脫手。如此說定就由李先生做主代辦。此時我要去日本，正好將家眷送返家鄉搬家。此時天津家中，除妻外有一老一小，雇用了一個天津張媽，又雇用了吳樹基的妻姊，她嫁與一個姓張的不成材，就到我家來做工呼小張媽。南行時就派吳樹基小張媽隨行，到家後即幫着搬家。我一個人，由廠中派李雨田來做飯，大張媽由顧毅成夫人雇去幫忙，一切安頓停當，廠中廠長離職仍由第三總段長李郭舟先生代理。

四月初我去南京鐵道部報到，見着了程孝剛孫伯奮兩位要人。程爲美國普渡大學機械系學士，服務鐵路多年，爲老前輩。我記得他同我見面不久，說了一句話，我至今感激，並且努力仿效對待後進的人；他說：「我們當日所學已成古董，而回國後又勞形案牘，技術學問多已銹蝕。你們初學歸來一肚子的新學問新技術，要多多幫我們忙要多多貢獻！」我當時既覺得慚愧，同時對程、孫兩人非常崇拜，此後我在程孝剛手下辦事多年都非常融洽。我們津浦五位團員見過機務處長請示後，分別去上海集中啟程。好在大家都是出過洋的朋友，各人護照船票，事前已由鐵道部總務司代爲辦妥。啟程日由團長率領乘日本船渡海。我到美國來回都乘的總統號，總統號總噸位約一萬五千噸經過東海去日本時總有點顛簸，此次日本船祇有一二千噸我曉得不妥，我在開船吃過晚飯後就準備入艙睡覺。

第二天一早醒來已到了日本的長崎內海，風平浪靜看見日本陸地，我於不知不覺中渡過難關不禁暗喜！長崎山水在晨光曦微中款款出現，青山綠水，愈近愈明顯，愈明顯愈可愛！遠見兩峯間有一長壩，壩前瀑布傾瀉青山坡上杜鵑花密佈，一片綠茵上有點點紅花，這一幅天然風景畫就深刻在個個團員腦際。下船時由長崎市政府商會及鐵道省代表招待，先到長崎水源地參觀。水源地者長崎自來水之蓄水池也。到當地時方知船上所見長壩即蓄水池之長壩，此時近看遍山杜鵑花有各種顏色，不僅紅色也。真是五色繽紛，美麗動人。想起在萍鄉安源煤礦山頭盡是茶花，完全白色，此茶并非山茶，乃採取茶葉之茶。這些白花點綴於山坡草地間，素靜得別有風味，杭州虎跑山龍井茶林春間亦滿放白花，但散見於低窪平地，如美人靜坐深閨，外人無緣觀面耳。水源地寬廣幾十百丈，水面平靜如鏡，四圍

山色，確係一好去處。

我們此行自上船後至回程離朝鮮境回到中國地址，一切交通食住皆由日本鐵道省招待。

那時尚未有飛機，日本製造了兩艘快輪在上海長崎間駛行，二十四小時到達。火車方面更是積極加速，他們的狹軌鐵道每小時走到一百多公里。我們下午由長崎乘臥車，第二天上午就到了東京。

沿途窗外看日本鄉下完全綠水青山，全國是一個花園，到處沿水都有人捉魚，城市地方則烟突林立，工商業發達，看站上的人們忽忽忙忙大家都在爭取時間，面色緊張青筋暴露，似乎個個在趕辦着一件要緊的大事。

經過二三等車到飯車去時，覺乘客每人手執報紙，一眼看過去，報紙豎立如林，不見人面；我心想這些人真妙，爲什麼不大家同看一份呢。心想我們中國人都是多人合看的啊！東京站人頭攢動，顯出是大都市。

當晚由鐵道省「主催」請在某大妓院吃晚飯。日本隆重的宴會似乎都在大妓院中舉行。我們到場時就有許多穿五色彩裝少女出來招呼，她代你脫衣脫鞋帶位，坐下後似乎每人後面坐一個少女聽候差遣。主客坐定後，不先喝酒也不先吃飯，而先聽演說。首由日本鐵道省長（部長）致歡迎辭，他說日本話，由我團秘書孫伯奮譯說中國話。然後由程孝剛團長答辭又由孫譯說日文。此時諸團員都飢腸轆轆切望大盤西餐來充飢。

演說後，少女們一一上菜，先端了一小碗湯，一小塊生魚，隨後一小碗白飯，一小碟什麼的。白

飯吃完恨不得再來一碗，却另外送些什麼的。看了又要吃又受不了那腥味，結果吃水果飲茶。吃飯時台上演日本戲，有唱有打，莫名其妙。

飲完茶，跳舞音樂開始，大家擁住了少女跳起舞來，我也不能免俗，同我的侍女跳了一陣，其人甚文雅，舞步甚輕，香氣沁人，彼此不懂話祇笑笑招呼而已。

日本工作勤奮努力

午夜回寓，團長召集談話，「明日一早乘七時火車到東京以北之大宮工場參觀修車。我們與工人同時上下班，一共參觀五天；每天中午在廠中與服務人員同時午餐。參觀時各人選擇其要點查察、紀錄，下班後到旅館開會討論心得。」

我選擇跟着一個新入廠的機車走，看他們如何於五天修完一輛大機車。

第二天，全團卅餘人於八時前到大宮機廠，我找到新機車進廠地方，選定一輛機車將其型式號頭完全紀錄。八時正汽笛一聲全廠開工，登時幾十個工人蜂擁登上該機車，各人拆各人的機件，機件送機器場先送入碱水桶洗淨，淨後再送各該專門地點由特種工人查驗修理。鍋爐整個送鍋爐場，到達時四五班人分頭查驗。看各人工作情形，各人趕各人的事，很像在救火，不容談話與爭執。個個緊張個個賣力並不須監工或管理人催趕。

十二點，汽笛一鳴，大家吃飯。我們到職員飯廳，廳上設長桌兩張，桌兩邊設長凳各一。職員團

長們隨便擇座，每座前有白飯一大碗，小碟中裝黃色蘿蔔兩長條，每條約三四吋長。桌中間列有磁茶壺多隻，列成一行。

我們當然不知道如何吃法都先看着職員們的舉動。沒有什麼，拿起筷子吃白飯，偶爾嚼一口黃蘿蔔。不吃則已，一吃驚人！原來白飯愈嚼愈甜，黃蘿蔔有些鹹味，鮮得不得了！大家吃得香噴噴地。吃完後並不添飯就將茶壺中茶傾入飯碗中慢慢享受，真別有風味，以後每天倒想着吃這「蘿蔔乾子飯！」（我們家鄉做學徒的標準飯）。飯後再隨工人到工廠做工。

像這樣他們修理一絲不苟，樣樣修好裝好，整整四天半機車修完，我跟上去看他們試車，一切弄停當後交車。不到五天，一隻大機車修好，並無花招也未做假，道道地地做成了修理工作！小日本的本事顯出來了！

每天下班後先到旅行社梳洗吃飯，飯後先到東京市觀光。我們分頭去玩，我們一班三四人先到銀座看夜市，滿街霓虹燈照耀如同白晝，商店家家開門，行人擠擠碰碰，我們找了一個咖啡店臨窗的座位坐下來看街，叫了些咖啡冰淇淋點綴。

街上男女穿日本衣服者甚多，年輕男子西裝革履，女子甚多著西裝者，木履「咕咯」之聲不絕於耳。我們曾到丸善書店參觀，因為我們在中國買不到的西書，聽說他家都有，到後方知係一百貨公司，書籍不過其中一部，大為失望！

有一天曾到上野公園看櫻花。那時櫻花盛開，在櫻樹夾道中走，紅遍了天。日本人不分男女，多

結隊扶背，手持酒瓶，邊喝邊唱邊走。個個醉醺醺的就像是極樂世界，天下無憂無慮似的，有時也互相打罵旁若無人！

箱根會議重要決論

我們所參觀的機廠有五個，以大宮機廠最大，工人最多，工作最緊張。我們在大宮看了五天，證實了他們修理機車之快速，我們忙了五整天，各人均有所得，團長要開一個討論會檢討過去幾天的視聽所得。曾廠長建議到附近的箱根去開。

星期六由日方代覓一公共汽車送往浴津之箱根，沿途似乎都看到富士山，鄉間阡陌連雲，蔥綠背景常有叢叢櫻花點綴。公路在山邊開山砌成，甚狹，似乎僅讓一輛車緩緩曲折行駛。右邊深谷危崖，朝露未消，路滑不易走；大家有怪色。

多少年後我走瀨緬公路去仰光，在高黎貢山山邊行車，左山右谷亦如今日，但其高度與深度比此處有十萬倍之多，幾不敢目觀。

到箱根飯店時，見萬綠叢中穩坐一座新色旅舍，院中雜樹叢生百花齊放，樹枝上棲一長尾雞，尾長二三十尺油光翠滑非常美麗。

我們休息進餐後大家圍坐花園中檢討五日參觀所得。團長有兩個最大問題，一個是How？一個是Why？就是要大家討論四半天修完一輛大機車，他們如何辦得到的。又要討論他們為什麼要像瘋

似的這麼快修完一輛機車。大家報告後的結論是：

(一)修理得快有兩大條件；第一是準備充份。每輛機車快到進廠大修之前，車房中須細細檢查報告，某部某部如何損壞要如何修。此項檢查報告須先期送廠，廠中各部得報告後即須決定其機件損壞最，拆下後隨即補修一兩日內即可完成者，到廠拆下後立即趕修。其損壞較大非一二日所可完成者即將存庫之已修好者換上，其須修理者慢慢修好再存庫備用。其最大件如鍋爐亦如此辦，存有修好鍋爐備用，如鍋爐損壞過大非二三日所可完成者，即將備用鍋爐整個換上。

第二是配件充實。機車上容易損壞機件，庫房中都有存貨隨時取用，但用後必將換下之壞件趕修，送還庫房補缺。中國如能做到此兩項大前提，則修理期間必可減少。

(二)爲什麼要修理得如此快是有經濟的背景。鐵路運輸客貨，全靠機車之原動力，如無機車則不能行動。機車拉貨爲鐵路收入之最大宗。如機車因大修而睡在廠裏許久，則要損失大筆收入。

假設某機車能拉五百噸貨，每日可行駛十小時，每小時平均可行五十公里，則一日工作爲拉五百公噸貨走五百公里，其工作總量爲二十五萬噸公里。每一噸貨運走一公里如收費一分錢，則每日收入爲二千五百元。如收費一毛錢則爲二萬五千元。如一個機車因大修而睡在廠裏兩月，即損失六十個五百元，即至少損失了十五萬元。(當時美國最不景氣，美元與中國銀元兌換，有時祇值銀元八九毛錢，而一個機車賣價約爲七八萬元。)當時中國大修一個機車之工料費不足五千元。如中國能十天修一個機車，則六十天可以修六個機車。每個機車在路行駛可賺約十二萬五千元。六個機車可賺回七十五

萬元。此以每噸公里價爲一分錢計者，如以一毛錢計，則爲七百五十萬元矣。大修機車早修一天，即多賺二千五百元，如何不修呢？經此討論後方知日本快速修理機車，並不是發神經病，而爲經濟原則所引起，我們方知此行不虛矣！回東京後我們由團中兩位識途老馬帶往日本式旅社，一嘗當地人之生活。那裏沒有床鋪桌椅，祇有榻榻米與矮方桌大棉墊等，紙糊門紙糊壁，起坐實在不慣。

洗澡有大湯泡，男女同浴，彼此表面不理，內心我却十分緊張。什麼事都聽下女指揮，睡覺時亦由她打開地鋪鋪好枕被，「請君入被」。入被後她即避去。據說如果客人願意，伊亦可陪睡到天明，不知確否。

離開東京後西行到靜岡、濱松，經過名古屋到奈良看古宮及鹿群，又到大阪及京都。京都建築宏麗風景幽靜。又西行經神戶廣島而達下關，過海到福岡參觀機廠。偷閒到別府欣賞海濱風景。在日本約留廿日即取道朝鮮回國。

飛快車看日治朝鮮

在日本參觀鐵路工廠完畢全體團員集中下關旅館，程團長召集談話謂此次乘朝鮮鐵路回國，日本方面再三囑咐，請諸團員在鐵路沿途車站不必下車，以免引起不愉快事件，車到朝鮮京城漢城時大家可下車觀光一天。諸團員聆訊後不免有許多議論，但衆知日本併吞朝鮮，朝鮮人爲奴隸。據說十家合用一把廚刀，除此外無其他鐵器。情形甚慘，大家不免對朝鮮人掬一把同情淚，但同時無不恨日本人

之強佔政策。

由日本赴朝鮮是在下關登渡海輪，開船後雖有跳舞電影之類，團員們多因疲累早早入艙就寢。此船爲日本下關到朝鮮釜山之渡船，其所駛距離約一百二十英里，經過對馬海峽繞過對馬島再過大韓海峽即到釜山，約五六小時可達。

次日一早到釜山，上岸，登韓國中央鐵道觀覽車，設備非常豪華，有轉動沙發、酒吧等。窗外鄉間樹木蔥蔚，稻田整齊，頗有江南風味。偶爾到站停車，站上人稀，也幾乎無人上下車，更無小販兜售，清靜到寂寥程度。

北進漸入山地，農田漸少。窗外由青綠轉爲灰黃。晌晚，車進漢城大站，站上人員甚多，秩序井然。

下車後，乘汽車到大和飯店，是一豪華西式飯店，整齊清靜，非常舒適。

街上所見韓人，男子多着白色夏布長衫，戴方帽很像明朝裝束，行路溫文有禮貌，頗像鏡花緣中君子國國民風度。女子亦多穿白色衣裙，少女們花容月貌，皮膚細白紅潤，比日本人更艷麗更幽靜。

嚮導引我們到街市觀光。漢城爲首都所在，整潔有秩序，店面皆裝飾輝煌，表面完全日本化。招牌題字有漢字有日文亦間有朝鮮文。街旁有擺攤賣高麗參者，錦盒中所裝爲單枝人參，肥壯如嬰孩形，比較貴；其餘散裝人參，以斤計，我買錦盒一，散裝者一斤，歸以孝敬老母，記得到家後不知如何吃法，就此擱置，終以霉爛而棄之。

次晨，又登車北行，沿路所見皆窮山惡水，不似南部之青山綠水矣。中途過平壤，並未下車。下午到鴨綠江邊之新義州，過橋則爲中國土地，先到安東，晌晚到瀋陽。朝鮮與中國皆爲標準軌距，比日本軌距寬，車廂寬大，較舒適，不似在日本之窘迫。

東北日韓浪人猖獗

在瀋陽我們下榻鐵路賓館，甚整潔有秩序，惟街道上日本人、朝鮮人到處皆是。

次日先到皇城參觀，建築宏麗祇較北平三殿略小。沿街日本店甚多，閒步時，大家有不豫色。我到城北東北大學參觀訪問校長聶恩承先生，據他說，這一兩年來，因張作霖前年在皇姑屯車站被炸身死後少帥張學良接任東三省主席，銳意維新，不讓日本人爲所欲爲並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表示擁護國民政府。同時努力經營東北鐵路網，開闢葫蘆島，充實瀋陽兵工廠，勵精圖治。日本朝鮮浪人乃日日啟釁找麻煩，而尤以朝鮮浪人更爲猖獗，他們仗日本人的威勢欺負中國人。強佔農民村落土地，私造僞契，並且到田畝中割麥偷番芋、大豆，農民與爭執，則日人出面與官廳交涉，官廳爲其武力箝制不能理喻，故朝鮮人愈鬧愈起勁，真正民不聊生，我們大學左近時有橫暴事件發生。

他說：「我看我們學校也不能維持長久，不知何時爲亡國奴！」言下不勝唏噓。

在瀋陽小住兩日，乘北寧鐵路西駛。此時，窗外大地蔥綠，大家莫不指而相告：「此大好河山也，願我輩子子孫孫永寶用之！」

進山海關過唐山蘆台，土地更肥沃，莊稼更豐收，我們又相謂：「我們不出國，不知我們有如此美地良田也！」

我變成了有產階級

到天津東站，團員皆握手道珍重而別，我候車至總站方下車雇洋車到西沽家中。

此時先母及家眷已先期由南方回到北方來，大家見面互慶平安。據告：仙女鎮新買房子甚好，在鎮中心，并在我幼時讀私塾之翠春園對門。右爲禹王宮，卽我幼時目覩軍人凌辱平民之處，亦卽初次目覩耶穌教徒傳教之所。住房前面兩間爲市房，現租與一個中醫師一個裁縫舖居住，中進租與岳家友人戴姓者母女同住，後進三間兩廂，左房爲老太太住房，左廂爲廚房，右房爲我們倆回家時住房，右廂爲內人化裝房。此次全家返津，家中事完全託戴家代管。搬家時除吳樹基小張媽外并有堂姐及其夫婿，李星五幫忙，原先住在中洲的房東冷杏田夫婦亦加入幫忙云。

我家原來是「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貧民戶，現在開始有三間瓦屋矣，由無產變爲有產階級矣。在孟子目光中我開始爲「有恆產」者矣，有恆產者，應有恆心矣。在共產黨眼光中我變爲有產階級成爲鬥爭之對象矣。何去何從難乎其爲平民矣！

寫報告日軍佔瀋陽

回家一星期，浦鎮楊處長來電話，謂鐵道部派程孝剛、陳廣沅、孫伯奮即日去北平寫赴日參觀報告。

六月底七月初，程、孫到津，我摒擋加入，同到北平住西單某旅舍，每日到原來交通部後院鐵路管理學院舊址交通大學北平鐵道管理學院辦公，所謂辦公，即將各團員所手記材料編纂成文。

每日下班後在北平街頭躑躅或到前門外吃館子、看戲，有時去平安電影院看電影。共留約兩月。每日閱北平晨報知日本人與朝鮮人在東三省更加胡鬧裁賊，強佔搶糧食之事日有所聞，真是民不聊生；張少帥忽於此時來北平到協和醫院養病，有人說是戒烟戒毒。北平學生運動又開始加緊，有時遊行有時演說，都是抗議日本人之暴行。

八月下旬我們的工作完成，程孫二位去南京復命，我回津寓照舊過廠長生涯。

九月初瀋陽消息源源而來，十八日日本兵動武先到北大關將瀋陽兵工廠佔領，然後佔據瀋陽，守城將領王以哲屢有電話向少帥請示，少帥轉中央命令「不抵抗」，於是日本人四面進攻，不到五天佔領了遼寧吉林兩省的千里河山，不到三個月佔領了全東三省。全國緊張，一致要求抗日。

據說九一八日少帥曾與當時名噪全國之影星胡蝶跳舞，報上有馬君武的打油詩說：

「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當行；美人本是英雄伴，那管東師入瀋陽！」

其中趙四朱五胡蝶，我都知道些底細。趙四小姐是我們機務處工事課趙國棟課長的妹妹，趙是浙江蘭溪人，蘭溪與西施家鄉諸暨相隔不遠，山明水秀，人傑地靈。趙生得俊秀，兩撇小鬍子更增神采。

朱五小姐後來同一位姓朱的結婚，我在華府時與朱爲同事，我蟄居香港時，朱五獨居香港，有時見面，健美，風頭十足，有子女。

胡蝶與徐來齊名，她們倆一時高興在西湖邊開了一個蝶來飯店，我那時在浙贛路服務，總局在西湖邊，每日上下班皆由蝶來飯店經過，但從未有興進去一探。這三位都是美人胎子，難怪少帥鍾情。少帥在瀋陽時之權威，有一事可引述作證。朱五之夫嘗爲少帥之軍法處長。朱與我在華府同事時，茶餘酒後曾談其過去：「少帥請客時在飯後啜茗清談，給我一紙條，上寫『將某人即時槍斃』。我隨即將其人邀到另一室，示以少帥手諭說『老兄，這是少帥命令，我無法推諉！』即予一槍斃命！」說來慘無人道，委實驚人！想當日君權時代，各臣下均有「侍君如侍虎」之說，侍候軍閥有甚於虎矣？回想起來不禁寒慄！

陳舜畊虛懷若谷

此時津浦鐵路委員長邱煒忽然病故於家鄉浙江溪口，邱煒從軍辛苦幾十年，接任了鐵路局長，正要衣錦還鄉。爲母親八十高壽，就回家拜壽，許多長官大亨都由南京上海杭州各地乘杭江鐵路火車到龍游車站，乘航船及轎子趕到溪口。祝壽後邱先生腹痛，由賀客中的醫生診治，痛與時增，不能忍，經檢查確係急性盲腸炎，非動手術不可。但是，溪口鄉間無醫院，一時亦不能趕往有醫院之大城市去

，即如此誤死鄉間，寧不可痛。居住在中國鄉間，確有誤死之機會，我家鄉仙女鎮原祇有中醫，後來有王海如夫婦來鎮開一診所，架上滿載大小玻璃瓶，裝紅綠藥水，鄉人有外症如夏天癩子，大人雖疽亦開刀奏效。至內臟開刀未聞實行其事，據聞王海如夫婦原在外埠某醫生處爲護士多年，遂來內地開業爲醫生；當時中國尚無查核醫生資格條例，似乎任何人皆可掛牌做醫生。

繼任邱焯的是孫鶴臯，車務處長換了陳舜畊。陳舜畊是蔣委員長親戚後輩。人生得漂亮，年青而服裝整潔。有一次我由浦口回天津，與陳處長同車，並且在同一臥車中，就有機會聊起天來，他問我的學校資格等，我一一奉告。

他自己發起感喟，他說「幹鐵路是要你們這樣的專門技術人才來幹，像我們這等一無所知的人來幹車務處，那怎麼幹得好哩！」

我當然接不下去說話，但我對他頓起十分敬仰的誠意！這種有勢力有地位的人自己謙卑如此，真不易見到。以後我雖和他毫無來往，但有人提到他的名字時，我仍然不知不覺中，起了敬意。

爲一封信大吃「排頭」

我這次在南京，找到葉秀峯請他帶我去看看陳立夫；我說閻馮冤我爲陳立夫一家，倒不能不對此公致敬而識其面貌。他的公事房簡陋得很，似乎都是臨時搭起來的房間，而一切椅桌亦甚粗糙，比當日在北京交通部見葉恭綽部長時大有區別！但陳所管的黨務範圍及複雜遠過於當日之交通部。

陳來見面即拉手問好；滿面笑容，他頭髮已半白，卅許人耳，竟如此辛苦！

在座者有二三黨員報告各該地方黨務情形，我聽來非常瑣碎，而陳先生聽來津津有味，他大概藉此了解各地方人民生活情形，我辭去時，他握手甚溫暖並告以後將鐵路情形寫信告訴他，他也願意知道鐵路內部情形。

回到天津我拾到雞毛當令箭，就寫了一封長信報告津浦情形，說到工廠工人先上班職員後上班；廠長段長都是工人出身未受過教育，現在才漸用專門人才；機車掛車毫無標準；一切辦法都襲自外國人常規；對工人搭架子做官僚作風等等，並說要革新人事甚多。

不意陳公竟將此函封交老友孫鶴臯，孫收到後看亦未看即轉交機務處處長楊莘臣。

莘臣兄爲主管，手下人將其內容報告與中央大員，他大光其火，於是長函大罵，大有撤職查辦之勢！

我真嚇壞了！在鐵路多年我吃過兩次「排頭」（吃生活也），此爲一次，以前一次是爲工人罷工用明電報告。

楊莘臣處長頗有官氣，大家都知道他歡喜做官，也在這一年吧，他代父母親做壽，在北平開堂會唱戲。許多鐵路人員乘火車到北平替楊老太爺老太太拜壽，中午麵席晚上酒席，一席一席的接連的開，同時戲台上的戲也接連的唱，本來都準備了座位讓客人坐，後來客人來太多。就都站着看戲，熱鬧的情形據說同清末王公大臣家壽筵差不多。喜事過後不久老太爺逝世又鬧了一頓。後來不久楊處長調

平綏路機務處長其親信的同鄉、同學、同事調去平綏爲南口機廠廠長。程孝剛繼任爲津浦路機務處長。日本於極短時間佔領了中國東北三省，躊躇滿志，繼續在關內津滬激起暴動，民國二十年十一月日本嗾使浪人勾結漢奸在天津暴動兩次，雖被我軍警鎮壓，但居民人心惶惶，我家住天津西沽，人烟稀少，到晚上更是風聲鶴唳，於是將家眷暫移市區三馬路租房三間居住。

民國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從此日本侵華更日甚一日。

我與楊莘臣黃金榮

鐵路軍運繁忙，機車車輛不夠用，機務處追比機廠趕快修車，那時工人正組織工會要求改善待遇，鐵路工潮一起一起的起來，不易應付。我廠工會會長黃金榮雖未受過教育而常識豐富，對於國家大事亦能瞭解一二。我對他平等待遇，常常談話，略略灌輸國家存亡匹夫有責等大道理，彼亦俯首道是，如有工人問題都可商議解決。楊莘臣處長對黃金榮此等人看不起，呼爲「工棍」「壞坯子」不理他們，與他們說話時多以教訓責備口吻，往往將事態弄僵。

後來黃金榮被舉爲全路總工會會長，權力更大，幸與我相處甚好，有事都同我商量。

楊處長出巡全路，要各廠長將赴日調查所得擇要實施。他到天津時，我曾作兩個建議：(一)工廠中須與工會商討，曉以大義要他們貢獻最大努力趕快修車，同時資方要看清經濟原理，對工人放鬆工資

；須知現在修一機車工料費不足五千元即加倍其工資不過萬元，如機車能提早三十天出廠，每天以二千五百元計算收入達七萬五千元，以五千元換七萬五千元何樂不爲？(二)行車方面，我以爲非推行我的調整噸數掛車，不足以增加收入；如實行後增加收入百分之十則每個機車每月可增收七千五百元，本路有一百輛機車則每月可增收七十五萬元，如增收百分之二十則可增收一百五十萬元，一年可增收一千八百萬元！楊處長聽得津津有味，他說他回去就到委員會建議試辦。楊處長南旋後，積極與委員會接洽採用調整噸數法掛車及三大廠加班趕修機車車輛事。委員會諸公都非技術人員更非經濟大家，楊處長不易將所有計劃出售，結果委員會交錢博泉委員研究報告。

錢爲多年車務總管，行車多年，從未聞調整噸數法，當然暫時擱置，至於加工修車事，車未修出，先要花一筆大數目的工資，他也無法說服諸大委員，一時亦無結果。

當時國家正在淞滬作抗日戰爭，全國引領翹望，人心不安。同時日本人又在天津頻藉日本租界每作騷擾，夜間時間槍聲。我家在河北三馬路已不能安居，又移居英租界修德新村平房暫住。一二月後情勢更緊張，不得已請老太太帶家眷再回仙女鎮安住些時，仍由吳樹基小張媽護送。鈕澤全家眷亦回南，我之公寓地勢不佳，遂移寓鈕段長公寓同住。日間照常上班，並無騷亂，夜晚天色一黑，鎗聲即零零碎碎自日租界發出，徹夜不止；於是謠言大起，有說是南開大學被佔，有說是日軍已入華境等，我們無法鎮靜，每晚約人到段長住宅打小牌消磨時間並等候消息；至天明鎗聲稍息，方相將入睡，日日如是垂一個月。三月底國際聯盟派的調查東北事件之李頓調查團到達上海，預計四月初經津浦車北

上，於是津浦大廠工地趕修機車車輛，以備臨時擔負任務，車工機警人員又大大緊張一次，俟他們一行由瀋陽回津再乘津浦車回南京後，大家方安心休息一下。李頓調查團調查結果對日本侵略不發生任何作用。

三、四月間英美法諸國調停上海淞滬戰爭，雙方同意停戰，結果五月間簽訂中日淞滬停戰協定，日軍撤退，秩序漸次恢復。我們此時又將家眷自家鄉接回天津。

我對楊處長兩個建議始終沒有下文，我知道我對我的調整噸數計劃宣傳沒有做得好，所以又做一篇文章「津浦機車載重之調整噸數法」送登「工程」雜誌。出版後我索幾十本單行本除贈送機務處諸技術人員外又送與錢博泉，他是委員之一，而且主持車務該對此有興趣。

有時他到天津來，他曾叫我到他寓所談談。我就解釋說：「這法子極簡單，先將各式機車在各總段行駛時之拉力算得一個數目，假定爲一三〇，再將各型客貨車在各總段之阻力算得一個數目寫在車輛旁邊。組合列車時，主事者祇將車輛上阻力數字一一相加，使等於機車拉力數字卽行。」他看了我的小冊子及我的解釋，喜笑顏開說「我懂了，我懂了！哈哈！哈哈！」大爲得意。但他走後仍然不見下文。

此時機務處似乎早作準備，新添了不少工務員都是交大機械科畢業如潘世寧、沈文泗、江昭、莊驥等，又有陳調元督軍的二兒子叫陳序是在英國學機械的。有一次潘世寧來津廠辦公，我問他：「你們在處裏幹什麼活？」「還不是研究你的傑作『調整噸數』！」

陳序以督軍的兒子學機械並到鐵路上來觀摩在當時真不是等閑的事。我同他接觸了好幾次，我覺得此人並無軍閥劣根性，處處想到平民的困苦，要設法搞好經濟以利民生。

後來沈文泗派爲濟南機務段段長，代替目不識丁之張元和。潘世寧派爲浦口機務段段長。廠長總段長段長皆爲高等技術人員，可以推行任何新政。

這一年東北義勇軍風起雲湧，日本軍隊被他們牽制未能進關擴佔中國土地，華北較爲安定。

北洋南開兩校兼課

我到天津一年後，北洋大學校長茅以昇（唐臣）來找我兼教機械工程，我函詢機務處職員有無兼課規定，據復稱每週可兼課四小時，我遂在北洋兼教機車工程及機車設計。

兼課教了幾班學生，後來找到浙贛路機務處時，人才缺乏，舊路人員也不易調來服務，這班學生就陸續投效，幫助我做了不少事。其中最要者有安建德、宋振綱、楊庭蘭、胡麟台諸君。記得那時同學全爲男生，這一年忽然添了一位女生，據說她原是聖約翰大學學生，因鬧風潮就到新成立的光華大學讀書，後來又轉到勞動大學讀書，此次因淞滬戰事轉來北洋就讀。

那時她加入四年級，上機車工程及機車設計，每次考試都不甚高明，大考時她不能終篇，在課室中先流淚而後大哭。

我讀書時，未有過女同學，教書時也未有過女學生，面臨如此局面不知如何應付，勉強對付下課

，我即抱卷回廠。晚間看考卷時，覺此生實在所知有限，但較毫未讀過機車工程者有些常識，送她六十分讓她畢業。

十幾年後我在上海救濟總署辦公，門房報告有一位女士來求見「老師」。我莫名其妙就請她進來，她一見面就說：「您還記得在您的堂上哭的一位學生罷！」

秋天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先生來看我，說他要請一位機械工程專家教幾堂課，實在找不到，要請我去兼課。我說：「鐵路規章祇准我們兼四小時課，我已在北洋兼課了，不能遵命。」他再三要求並且說，四小時限制的規章，他可與路局方面接洽放鬆。

南開大學在天津極南端之八里台地方，而我廠在天津之北端西沽地方，相去甚遠。乘洋車要走一個鐘頭，來去兩個鐘點，再上兩堂課就是四個鐘點。張先生死不肯放，答應了去兩個半天，禮拜天上午上課兩小時，共教機動學及材料力學兩課。

我原雇了一輛洋車，每月多少錢，平時除到北洋上課外，難得到大街或租界去，所以他工作的時間少，休息的時間多。這一次每週去南開兩次，他反而高興，他說：「沒有事，把我習慣了！」走了長途滿頭滿臉滿身都是汗，我看了，吃不消，他走得高興得很。

有時到遲一兩分鐘，滿堂的學生，在窗口看着等候，他們看見了我的洋車直奔而來，他們方就坐。一上堂就講，講完兩小時就走。沒有時間同他們研究或答他們的問題。看他們聽講的態度與神情似乎很能瞭解。學生們的名字弄不清楚，祇記得有一個女學生長得漂亮聰明，名字叫什麼愛的。兼了

兩年課就忘了。

廿年後我蟄居香港，耶誕時有一對夫婦來拜節，他說他是南開的學生今天來替老師拜節。他名字叫劉德利，他在怡和洋行做工程司賣機器，弄得很好。談到學校情形，他說那時就喜歡聽老師的講解，講得清楚，在黑板上寫得明白；每次上課前幾分鐘都引領翹盼，看到了洋車大家才高興！出來做事後老師所講的我們都用到。在香港也常和這對夫婦見面，後來我到美國時，他們一家也跟着到美國，做了一年事，他回香港去了，大概他做生意在香港比較得利。此為惟一的南開同學出校後與我有過聯繫，其他都浪跡天涯未得一面！

倡議設立學徒學校

我們的公寓多一間大房間未派用場，我就建議設學徒學校，每日叫所有學徒上一個鐘點課，下午四時至五時。我教半小時英算，顧工程司教半小時國語及理化常識，課堂設在公寓空房中。由廠中木匠找破舊桌椅修整應用，新製黑板兩塊。呈文到機務處後，即批准備案。學校名稱定為津浦鐵路天津機廠藝徒學校。

開張不久有實習生蔡松來廠，蔡為廣東人在北平生長，滿口北平音。我看他聰明強幹，有進取心，我就派他為藝徒學校校長兼英數教員，他做得很起勁。他在廠中實習翻砂、打鐵、機器、打磨、裝配等工作，越做越有興趣。他晚間及週末，在萬國函授學校學機械工程及機械設計。工作甚為努力，

前途頗有希望。後來我調往濟南再調往杭州，抗戰軍興後，我們就失去聯絡。

四十年後我們在美國華府見面，他告訴我抗戰時期他的際遇：

抗戰中鐵路無收入，津廠結束，員工疎散，蔡君被疎散到浦鎮月給津貼十元，夫妻二人無法維持。隨後又被疎散到漢口，派在粵漢路徐家棚機廠工作，仍給津貼十元，公私窘迫，徬徨不知所措。在無可如何之際忽有友人轉告謂資源委員會找機械工程師一人，徧覓不得何妨一試。

他即自投資委會請見，方知資委會有化學工程師二人正負責找汽油代替品，正想到辦法用植物油製造汽油。但需要機械工程師設計製造煉油用之鍋爐。因當時對外交通斷絕，所有運輸機構趕運軍火不及，對民用器材根本無法兼顧。

蔡君研究之下，知彼在萬國函授學校所學機械設計正可應用，即答應加入，月薪二百五十元，喜出望外。遂終日與化學工程師研究所需，彼即日算夜繪，幾個月後居然完成，即擬去重慶覓地製造，但非找熟練鍋爐匠不可。

一日，正在街頭躑躅，忽遇當日天津機廠之打鐵匠鍋爐匠藝徒數人。他們正在找事，蔡即以去重慶找地製造鍋爐之意相告，大家均願同去。於是全到重慶覓到地點按圖製造。

鍋爐造成後，先用菜油豆油試造，居然成功。但菜油豆油有關民食，遂改用桐油。桐油亦能煉為汽油，但烟囪出烟奇臭，為鄰近兩大學所反對。雖加改良仍有臭味，正在無辦法時，忽然甘肅玉門發現油礦。他們這一幫人遂將一切用具移往甘肅，並在嘉峪關設廠開煉，出油甚多。

嘉峪關人烟稀少，住處湫隘，生活艱苦，夫婦倆矢志吃苦爲國服務，卒爲蔣委員長知道，他親來視察大加獎譽。

勝利後資委員派蔡君去美國學習煉油，不久共黨陷大陸，政府遷臺灣。他因當時回臺灣無法運用其所學。適「美國之音」廣播電台正覓真正北平音之中國廣播員對大陸廣播。彼即報考被錄用，尋升爲主任待遇甚佳。不料機械工程師可以爲煉油工程師，更可爲國際廣播員。天津機廠未想到有如此人才也。

愛錶成癖擅長修理

蔡君天才之表現獨有驚人之絕技，他會修錶。一九七五年我夫婦二人常到華府觀光訪友就住在蔡家，承其招待備至非常感戴。在我們臥室燈枱上有旅行錶一只；無意之間在另房也有一旅行錶，在客廳飯廳除掛鐘外桌上亦置小錶；心想這位老兄有愛錶癖。後來在他臥房小坐，他床邊書桌上有好幾隻錶，細看後方知隻隻準點，於是問他何以有這多的錶。他說：「我會修錶，我以此消遣！太太在街頭舊貨攤上看見舊錶就以一元錢或幾毛錢買回給我消遣。你有壞錶，我替你修！」「替我修錶」這句話正中我感情最辛酸的一絃。我有一只窩米加手錶，每隔二年要花十元擦一次油，總走不準，送修也無補於事，內人有一只勞力士金手錶，本來走得很好，大概五六年要花二十元擦一次油。去年錶的頂螺旋即用以旋緊彈簧之螺絲掉下來，送去錶匠修理，他說要換一個新螺絲；新螺絲要向紐約函購，紐約

離我住處不足五十哩，乘火車、公共汽車一小時許即到。他說：「一星期或十天可成，成時我打電話給你。」二星期了無消息，打電話問，說：「配件未到！」以後每隔一星期打電話問都說：「未到！」有一次他在電話中說：「我說修好打電話給你，你打電話沒有用，未見得因你打電話就修得快些！老實說，配件一到幾分鐘就裝好！」兩個多月方來電話說好了。取來時行走如意工資費二十五元，兩星期後那個頂螺絲斷了！再拿給他看，他說：「又得再買一個新螺絲！」我不敢領教了，他說：「這種錶現在沒有人用，賣價五六百元，一修就是二三十。買一隻普通可靠的瑞士錶不過十元一隻，每年換一隻不過十元，比修理費便宜得多。」我就以十元買了一隻「托抹克絲」手錶給太太先用。再訪得一個較大錶店，那位錶匠先生脾氣溫和，看了錶就說大螺絲斷了，須到紐約電購，暫定二星期交貨，工料價二十元。兩星期後打電話問：「配件未到！」以後再問，他說：「本星期我到紐約去，我自己去拿來！」再打電話問，他說：「配件公司說已經寄出，但我尚未收到！」郵局擔誤了他無辦法。大概三個月吧，修好拿回，走得不正確，我也不願再煩他了，但內心不滿無法出氣！聽說蔡君能修錶大喜，隨即把太太的手錶給他看，他抽屜中全是修錶工具，當時他拆開一看，他說：「沒問題，如需配件我打電話給配件店，他們專車送來。」於是將錶留下，我們回家，一星期後錶寄到，錶之外壳及錶面完全出新，晶瑩耀目，戴上試用一星期毫無快慢，真想不到，一位機械工程師會整理鐘錶機件，據他說，他六七歲時將媽媽廚房小鐘拆散了玩，家中人知道有此天才遂鼓勵他玩鐘錶，如此就練成修錶功夫云，我自己亦對鐘錶有興趣，迄未學得修理學問，我佩服蔡君。

天津生子送蛋成干

這年十一月十五日長子傳方在天津西沽廠長公寓出生。由一位德國留學的醫生陳錫爵接生，他住在法租界臨時雇汽車送來，其夫人爲德國人學護士的亦同來。白天我由廠中回來照應。老太太正在北平由嚴伯和姨兄陪遊勝境，當天電話請回，回來後添了一位犬孫子，笑逐顏開非常高興。可是，浦鎮機務處來電話叫我當晚乘夜快車去浦鎮有要事相商。我在浦鎮留了一天，第二天回津。到家後，家裏熱鬧得很，郭家全家在幫老太太養染紅雞蛋送人，工程師夫人鈕段長夫人都來賀喜幫忙，那次送蛋就送一兩千隻，其熱鬧情形可見一斑。滿月時全路機務大員都來西沽慶賀熱鬧了好幾天，其中叫我心感最甚者爲全廠工人之熱忱表示；他們每人湊幾毛錢買一個金鎖片送一桌菜表示他們的內心高興。我深覺得北方人之樸素，誠摯有禮貌。有的人歸功於孔子禮教之功，「禮」是說明人與人相處的正當態度及內心敬意，這種法度祖父口傳於父，父口傳於子，世世相傳，成了一種生活習慣。有的人歸功於專制王朝定都於北京者幾百年，那種壓迫殺戮的權威逼得老百姓不得不低頭馴服，如此世世屈服變成了生活習慣，無論其成因如何，其生活習慣之可愛對人有禮貌之可敬表現出中國人的生活文化高；我愛中國北方人，尤愛北方工人，「禮失而求諸野」！

機務處叫我去浦鎮幹什麼呢？原來委員會已決定將我的兩個革新建議自明年一月起先試行半年，叫我趕緊準備工廠加班趕修機車車輛。至於調整噸數掛車法已責成三個機務段長潘世寧、沈文泗、鈕

澤全辦理。我聽了非常高興，如果有成績可見則找對中國鐵路總算有了供獻，當即回廠準備。

修車時間加速完成

要我催趕工人加緊快修機車車輛是一個困難而巨大的課題。我得到機務處長當面指示後，回廠即召集工會會長及各場監工工務員工務司等在廠長辦公室談話。大意說日本人修車五天就修完一輛大機車，這是我在日本親眼看見的。我們大修一輛機車要兩個月甚至於三個月。實在差得太遠，太沒有面子了。日本人的辦法是預先詳細檢查，各部監工預定要修些什麼活，預先將材料配件預備好，並對負責的工匠說清楚要他如何幹如何幹限期完成。至於材料配件方面由廠長工程司事前準備齊全。「至於工作快速，你們自己知道，你們浪費了不少時間！早晨七點到九點這兩個鐘點完全荒費了不做一點工作。就是在真正工作的時候，也在喝茶說閒話鬥嘴讓機器打空車。你們如將此項時間補起工作來，可補做不少的活！」說到此我就提到他們的工錢。「你們的工錢，我已同上方講好，你們每日加班三小時，下午五點鐘下班，休息一小時吃點夜飯，六點鐘再幹到九點鐘，每天加三個鐘頭的錢。你代我趕修，我多給你生活費！我的目的在試辦時間要卅天修好一輛大機車，以後熟練了，再縮短時間，但不希望你們五天修完一輛大機車！你們想想並且大家商量商量給我的回話。」後來工會會長黃金榮來對我說：「大家爲爭取工人面子起見，工人們都願意拼命一下同日本小鬼比個高下。不過大家加班時每小時算一小時半就更起勁了！」

後來工會會長及監工們正式與我接洽時就要求加班一小時照一小時半算。加班三小時就算四小時半。我代他們計算一下，他們當時上午七時上班做到十二時休息，下午一時做到五時下班，每日做九小時，再做三小時就算四小時半，就是每人每天賺半天工錢，一個月拿一個半月的工資。我心想如果真能把一個機車在廠修理的時候縮短三十天就是機車在路多賺三十天的噸公里收入，代鐵路打算，似乎划得來。我答應向上峯請示後決定，後來機務處以及委員長都批准照辦，我們就加班修車了。

結果，一個月試辦下來，果然修完一輛車。以後就駕輕就熟，有廿五天就可修完一輛機車。在此期間，工人們實在賣力也實在辛苦。職員們，我叫他們輪流加班，連我在內，但都沒有加班費，大家爲國家賣力氣倒毫無怨言。

慰勞同人往遊泰山

日本軍隊自本年一月起即攻打山海關，二月攻熱河，三月熱河省陷落，四月侵長城各口，五月又侵冀東察北，逼近北平天津，人心惶惶。五月間南京政府與日本人簽訂塘沽協定，我方承認冀東爲非戰區，我方撤退，日本乃可在冀東爲所欲爲。有此協定後，人心漸定，鐵路各方面工作照舊進行。各廠長在濟南機廠開廠務會議時，錢委員博泉特到機廠談話，說修車成績及調整噸數掛車都對鐵路有貢獻，委員會甚爲滿意，據說鐵路收入近來增加百分之十五。會後之週末由曾廣智廠長及顧啟文總段長請遊泰山。星期六晨乘早班車南行至泰安站，事前由張元和（前濟南機務段長）派人雇好驢馬及山轎

。我們下車後，先分乘驢馬到泰安北門之岱宗坊聚齊。

岱宗坊爲泰山南腳之大門，由此直上泰山，共約四十餘華里。高約一千六百公尺。泰山爲中國五嶽之一，「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者卽此。到「一天門」，大家都上「山轎」，中午到斗姆宮，是一個尼姑庵，有老小尼姑招待吃素麵，並有素雞素火腿豆夾青菜四小碟，大家飢腸轆轆，都吃得鮮美無比。地方甚好，在平台上看山下林木蔥鬱，泰安城內屋脊櫛比，而清風徐來，汗乾人爽，大有不想前進之意，據張元和說此宮有艷尼爲遊客服務。

飯後到「經石峪」一看，在山石斜坡上刻隸字金剛經爲六朝時期碑帖中的珍品，上轎登山，山並不陡，同人有下轎走路的，因在轎中受拘束不能自由四望。到迴馬嶺，山勢漸陡，到五大夫松又有一片平地，在松下買茶稍憩。再上轎到十八盤，轎伏等皆重整精神，大家振作，因此去石階壁立，兩邊有鐵索護坡，坡邊有石溝備通流水，上坡後轎伏步伐遲緩而穩紮，我們乘客就看着他們的汗腿不敢旁視更不敢後視，深怕一失足成千古恨，有步行的到此處祇好伏地爬坡，手抓鐵索。走過一節，以爲到頂了，轎伏却說還有一大節。好容易盼到南天門，大家下轎息驚，此時已有暮色，並時有雲層小雨點打臉。大家走走，走累了再乘轎，到了玉皇頂，石碑甚多，無心觀賞祇問何處息宿何處進餐。再到玉皇閣是爲泰山絕頂，閣旁有群房，就在群房中休息進餐，大家驚魂初定四肢疲軟，胡亂吃些麵點就找床鋪睡覺。原來床鋪皆爲人預定一空，祇得在所謂大殿內鋪稻草用自帶的軍毯圍着，並用自己的上裝捲起來做枕頭。深更半夜就被叫起來看日出。「泰山頂上看日出」是世界千古的奇景，所以大家起來

吃點熱稀飯就等着，漸漸快到天明，有濛濛細雨，四圍山巔盡被雲霧蒙住，看不出去。道士很掃興的說：「諸位不巧，今天看不見日出了！」九點多鐘一齊出門下山，昨天所雇山轎未走，就全體乘轎在雲霧中走下山，下山飛快，不到兩個鐘頭就到了岱宗坊，轎夫進城我們可分乘驢馬到車站，各回任所。此遊泰山，除有高山深谷茂林大廟外並無深刻印象。我以為「行萬里路」以及遊天下名山大川者，必須對於所遊之地有所研究，對於它的歷史地理文物有所涉獵，而後遊起來方有道理，到一地方除欣賞就地環境外並記得某詩人到此做過什麼詩，某文人到此做過什麼文章，面對現景口念古人詩文吟哦玩味，那纔有意思，像我們這些工程司粗人慕古人風雅而不知如何享受，真如嚼蠟。我的那位化學老師就無此修養也無此雅興，他曾經在地質學講堂上拿了一塊石頭說：「人家都欣賞古董，那一件有多少少年多少年，那有什麼呢？我這塊石頭比你們的任何古董還更古！」大殺風景！

茅唐臣官運不亨通

回到天津仍舊每日趕修機車。塘沽協定後日本人又得了一塊大土地正在消化中，並沒有造出什麼事件。我們也可以緩一口氣，做些自己應做的事。這一天，北洋新校長李書田來談，並要我照舊到校上課。李是一九二三年北洋畢業與陳立夫、葉秀峯、曾養甫同班，我如未去唐山，也與我同班。

北洋校內事，我全然不知道，據他說茅唐臣走後，蔡遠澤接手，蔡走後李接手，我問：「茅唐臣為何走了？」原來茅先生學問道德為工程界之模範，但他老先生的官運欠通。他先在唐山做教員，後

來做副校長，就因改組丟了副校長，到南京河海工程學院做院長，又因學生鬧風潮而去職。這次做北洋校長時忽然學校鬧大火，把北洋大學的水學材料實驗室及地質陳列室燒燬，他不得已要去職。國民政府到南京，江蘇省政府在鎮江辦公，那時孫揆北做建設廳長請茅為水利局長，一九三一年七月長江發水，淮河運河氾濫，華中十幾省頓成澤國。「災區約計七萬方英里，災民二千五百萬，淹斃十四萬人，……洪水橫流浩劫絕代！」（見李方農中國近代史）茅老先生乃一蹶不能復振！一九三五年奉命建錢塘江大橋，設計找英國包工建築，忙經費，忙得焦頭爛額結果於一九三七年九月間完工，京滬滬杭甬鐵路機車車輛向浙贛路後方疎散。通車三日忽得命令要即日炸斷錢塘江橋！真是命運多舛無法解釋。大陸陷共後，他倒成功了他的事業，他修復了黃河上的津浦橋與平漢橋，并新建了長江上的南京浦口間大橋以及武漢間長江大橋。其功業總算在大陸上紀錄下來。足見其命運為少年否蹇、老年通泰也。

眷屬之間軼聞趣事

日本人來搗亂，我們鐵路同仁的生活很安適的，常常有社交來往，尤其有幾位南方來的同事太太。顧毅成是無錫人，太太也是無錫人，她是上海中西女學的高材生，長得美麗亭勻，聲音柔侖，見人一臉笑，做了一手好菜，她常請人到她家吃飯。有一次她弄到一條很大的松花江白魚，清蒸搭酒，肥嫩鮮細。我說「松花江在東三省北部何以弄到這裏來？」顧先生說「北寧鐵路有冷藏車運來的」真

美！我平生不甚吃魚，怕卡！可是松花江白魚、長江鱮魚、黃河鯉魚、太湖鱖魚、上海鯧魚、杭州鱸魚倒非吃不可。有些魚原是海魚並不好吃，肉老。但在產子時則由海入江，非常肥嫩，此時取而食之，最爲鮮美。鱮魚鯧魚都是如此。鯉魚到產子時會跳一跳出水好幾尺，尤喜逆流而上，游到潼關而上跳，故有鯉魚跳龍門之說，我在濟南曾廠長家吃過好幾次好鯉魚。太太們常常打牌，她們三位缺一，就找李總段長太太，她是道地北平人，一口北平話，舉止行動都是旗人的派頭，禮貌週全。她是北平平劇名角程長庚的孫女兒，也會哼幾句，但沒有看她上過台。她的兄弟會拉會唱，有時聽他露幾手，真過癮。鈕太太與鈕澤全同鄉都是江蘇吳江人。據說鈕先生原與某女士訂婚，係父母之命。他却與王來蘇女士要好，發了全力要求父母將舊婚約取消，結果與王來蘇結婚。我們事前知道這經過，因爲這是鈕先生得意之作，是爲自由戀愛，是當年最時髦的傑作，鈕先生非常自豪。我們就引領盼這嶄新人物之來臨。見面後方知講自由戀愛者並不一定沉魚落雁之天仙人物。她是一位中等身材中等面貌，性情溫和，談笑風趣之人物。大概與鈕先生鶼鶼鴦鴦時鈕先生覺兩心相印非任何人所能比擬，所謂情人眼裏出西施也。她們打牌輸贏有限，以交換智識培養感情爲主。

顧毅成先生學品兼優，專攻電機機械。後來信佛吃素念經。我們相處四五年非常融洽，午飯時我留他在我家午飯。飯後飲茗閒話就無話不談。有一次講到佛學，他對我講了許多佛理。我問他佛對於男女之事持何種態度，他說應該完全戒絕。問理論上何以要戒絕？他說：「人之精爲人生之至寶，十分珍貴，要修練成舍利子，終盡成佛。」問與夫人之房事如何？答：「就是有事，也不出精！臨時拔

出可也！」問尊夫人如何接受？他笑說：「她受不了，她清早起身向公園去散步！」我表示意見說：「這是虐待！你應顧到太太的需要。」他一笑置之。他們當時還沒有孩子，後來他們添了一位女孩，夫人非常高興；不久又添了一位男孩；夫婦非常好。我們後來同調往濟南機廠服務，我們兩家小孩子在一齊上學一齊玩，但不聽說顧先生吃素念佛了。抗戰以後大家分散他們一家如何就未得消息。那時在天津鐵路方面服務的祇有兩對沒有生孩子，一個就是李郭舟總段長，他的太太身體甚好，健美，比他高。他們沒有孩子，但他們出過一件趣事：他們家的廚子出來說：「昨天夜裏我們『老爺』太太睡在床上將床壓倒了！」他們自己也來當笑話說給我們聽。原來這李先生非常省儉，不肯買新床，就買了一架舊床，舊床樺頭蛀壞，吃不了負擔就倒了。

還有一位同事，也是交大同學叫楊先乾，在北寧鐵路機務處服務，他們夫婦都是湖南人，都生得漂亮、伶俐、爽快。楊太太就喜歡孩子，看見我們三家，顧鈕與我，有孩子，她常來抱抱親親，喜歡得了不得。結婚了四五年還沒有孩子，她還相信老一輩子的辦法，到處入廟進香求子，還是沒有生；我太太就告訴她：「不要急，我們結婚十年方生了第一個孩子！」後來他們究竟有沒有生孩子，我們就不知道，我們細細研究李楊二位體格與面型，似乎有一共同點，就是他們都沒有鬍鬚，不知道這不是有無孩子的標準。

還有兩位同學沒有鬍鬚而未享天倫之樂，一位是美國伊利諾大學同學林畹原，東南亞華僑，頗富有，曾結婚二次，第一次夫人自己出走；第二次夫人係印尼人，我們同在香港時，她與林說明回印尼

省親，一去不返。此人像白種人，皮膚皙白而頭髮與毫毛均柔細金黃，惟兩眼深度近視。專門簿記會計，爲人所倚重，不知所終。

另有一交大同學金士宣（北平交大同學），讀書做事均極成功，留學美國爲運輸博士，曾做到交通部參事。未結婚，未嘗無結婚之意。我與他同事多年，抗戰時同在重慶交通部服務，有一次我請兩位女學生吃飯，並請他陪客，意思是代他們介紹，這一天金先生穿藏青嗶嘰中山裝，西裝頭髮，雪亮黑皮鞋，行步莊重，一嘴公事話，吃飯時自然說些家常。飯後金先生辭去，這兩位學生問我「剛才這一位是哪位太太？」我後來告訴我的太太，大家笑不成聲，難道金先生身體發出振波是女性的振波！我是有意做媒，沒有做得成功。林先生金先生都是面無鬚髭的，難道無鬚髭的無資格結婚，結了婚也不會生孩子。

到了一九七五年代的美國則一般女性都追求胸口有重毛之男性；胸口無毛者，女孩子不理。這種人大概以義大利、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等爲一般南歐人的代表，我記得在香港時有一個希臘朋友渾身是毛，他同一位中國女孩子要好；這女孩子是上海人生得極其妖嬈活潑，我常代這女孩子叫屈，如何與這毛人來往？有一次他到我家來，叫我雇一位找們樓下理髮店的理髮師替他渾身刮毛。時空不同渾身帶毛之男性未能得東方美人之溫存，惜早生卅年，否則今日到美國來豈不大出風頭！

等候零件真急煞人

一九三三年一年日本人在東北忙消化所鯨吞之大片我們土地與人民，未曾進關鬧事，那年春季他們成立了滿洲國叫前清末朝宣統皇帝溥儀做第一任皇帝，忙着找中國漢奸組內閣安排人事，並向外宣傳，鬧得手忙腳亂，也無暇再來中國內地尋是非，我們鐵路上還可以做些事。

一九三四年初鐵道部命令調津浦路機務處長楊毅爲平綏路機務處處長，派鐵道部技正程孝剛爲津浦路機務處長。楊處長去北平平綏路局接事後，調津浦機務段鈕段長澤全爲平綏路南口機廠廠長，遺缺派津浦機務處工務員莊驥繼任。（當時沈昌爲平綏局長）

忙亂一頓後程處長在濟南機廠召集機務會議，仍推行加修機車及實行調整噸數掛車法。其時各廠長報告，咸以工人加修機車車輛之精神並未衰退，惟材料不濟有誤修車速度。

開會時曾請錢博泉委員出席，因爲材料課屬總務處管，機務處無法指揮。廠中函電催材料，材料課祇覆電稱在搜購中或趕運中，無一定日期可指望到達，甚而至於全車修好，祇候一件零件不能出廠，鐵路損失不貲。

錢博泉聽了半天，明白了當時情形，說了一句名言；他哈哈笑道：「我懂了，譬如委員會來了上賓要敬烟，確確手口無烟，趕快叫人去買！烟到，人已走了！現在知道這種確需情形，我就催辦好了！」

當時在中國鐵路辦材料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有許多材料非外國某家廠製不可，而鐵道部規章必須標購，往往市上有某種材料不能直接購買非招標不可，於是與材料課每天接到催料函電不能兌現

「每天過年卅晚上」，像逼債一樣。而且購料方面黑幕重重，有位同學就想做一任材料課長：「我祇要做三個月，我的一生吃着問題都解決了！」這種海話有些驚人。正在開會時，有電話報告說：「新任平漢鐵路局長陳地球明天由青島過濟南」於是大家議決明日晚飯在濟南站膠濟鐵路的鐵路賓館公請「地公」吃飯。

這位陳先生是廣東人，聰明正直。在政治上建有建樹。這次去北平做平漢局長，有坐鎮的意思。他身體好，不怕冷，當冬天北方天氣冷時，他穿紡綢褂袴加嗶嘰長衫，行路如飛。大家知道他酒量好，程處長及錢委員都是能喝酒的，相約今天晚上灌一下「地公」。這鐵路賓館是一位專學旅館事業的一位專家辦理。旅舍內絕無烟賭娼，但廚房辦得好極，西餐在濟南是有名的。

當日是羅漢請觀音，大概有十五六位主人請「地公」一位。他末了一個到，到了就滿場精神一振，他立在座位後見桌上有白蘭地酒，他就用汽水大玻璃盃（約八兩）倒了滿盃，向大家道謝一聲，隨即一口氣喝完。我們安排的程錢二公知難而止，也就不敬酒了。

這位陳「地公」喝完酒後，隨即告辭還有別的應酬，如此豪爽，得未曾有。陳名延炯弟名延蚊（伯莊），後為京滬滬杭甬鐵路局長，難兄難弟也。

過平綏路小遊蒙古

津浦路機務處程孝剛處長告我說：「平綏路機務處楊毅處長有電報來，請你到他路上視察一趟，

並代他計算各機車的調整噸數。你打算幾時去就仍請李郭舟總段長代理廠務！」

回廠將各場事弄清楚，在五六月間我就去北平，先到平綏路局看楊毅處長。

楊處長介紹文書課張課長及工事課課長尤一照。尤一照一九一三年上海交大土木系畢業，與楊處長同班，同學見面無事不談。他們用電話將鈕廠長澤全找來陪我。

第二天我和鈕澤全就乘平綏特快車去包頭。平綏共長八百多公里比津浦短二百公里，不過南口青龍橋一段坡道百分之三點三（每三十呎高一呎）爲中國鐵路最高坡道，所有列車到此都要另加機車幫助。

平綏路北平車站在西直門外，我們當日開車後就在臥車房間內閒談，纔知道這次楊處長調來平綏路實因本路機務落後無法推進鐵路業務，楊處長在津浦辦得有聲有色上下合心趕修機車改革掛車辦法，成績卓著；鐵道部望他來整頓整頓。

車到南口我們下車先到南口機廠參觀一下，規模不小，據鈕廠長說，也受缺乏材料之累。再登車北行經過居庸關山洞，出洞後即到青龍橋，鐵路陡坡至此爲止。

此處火車須停車後再向西南行，其岔道像「之」字之上半截，火車由「之」字下曲點向北推進，至上曲點則回向西南推進。

火車停車約十分鐘，乘客可下車瞻望車道情形；下車後即見詹天佑銅像直立空間，紀念詹先生辛苦建築此路之豐功。據說此路曾請英法工程師踏勘估計須若干年若干萬兩銀元方能造成，而且山嶺重

疊無法建成。詹先生完全以中國人力中國財力四年建成，爲中國人吐氣。

青龍橋開車不久即穿過八達嶺之長隧道，長逾一千餘公尺，貫穿堅石，爲中國鐵路最長最堅之隧道。出洞後見峯巒起伏長城蜿蜒山脊如長蛇，極壯觀。過此不久即達康莊站。

自南口至康莊一段爲工程最艱巨的「關溝段」，集最大坡道、最長隧道、最急彎道（半徑最小處約六百公尺）之大成。無此關山不足顯此工程之艱巨，無此工程不足顯大好河山所鍾毓之特殊人才，地靈人傑相得益彰。

車過康莊，地勢較和緩，西行達沙城再北行過宣化府。沿途皆塞北風光群山蒼集成塞北高原。再北行達察哈爾省省會張垣，即塞北重鎮張家口。爲通蒙古驛道的要衝，輸出磚茶輸入皮毛，而尤以馬市爲最出名。

車由張垣西南行入山西境，地勢平坦，下午達大同，我們下車找旅店休息並擬訪大同之雲崗石佛。大同爲內外長城間一大重鎮。在魏晉六朝時，北魏始建都於此，後來又爲遼金兩代的陪都，古跡甚多惜都毀圮，深刻人心的爲蘇武城亦無跡可尋。

城內祇餘明建五色琉璃九龍碑尚存在，其大小形色與北平北海所見者同。街市所見民衆皆衣着樸素。婦人皆金蓮小脚，着紮脚褲，走路一拐一拐，想女子在幼小裹腳時必受一番苦痛也。

次日一早起身分騎驢馬向雲崗石窟進發。雲崗爲中國三大石窟之一，其餘爲龍門石窟已經殘破，敦煌石窟據說是土質的，惟有雲崗係在堅石絕壁上開鑿而成。北魏信佛故所鑿多佛像或石龕，在石壁

外建築飛簷殿閣，入內則到處石佛，坐臥立倚，形狀不一，而個個靈活彫工精緻。有一大佛倚石壁立四五丈，爲大佛寺，建築雄偉。壁上小佛不下千計，有幾十尊已被人挖去。

一千五百年來爲中國文人學者所敬佩之藝品至今大部保存完整，誠中國之國寶。當晚乘臥車北行先至平地泉（卽綏遠省之集寧。）我們夜車經過未曾看見平地泉風光，車過此城即可西行矣。

晨起啟窗一望，大地青蔥，樹木疊翠，好一幅江南景色，蓋已到綏遠平原矣。到首府歸綏，下車在站台上小憩。人烟萃密，是一大城市。歸綏爲綏遠省會，由歸化，綏遠二城合併而成，休息一刻，隨即登車西行經大成薩拉齊而至終點站包頭。包頭在歸綏以西，位居黃河北岸，西南有漢明妃昭君臺，又是青塚，是有名的古蹟。

包頭以東至歸綏皆北倚大青山爲屏障，南臨黃河自西而東。黃河自寧夏北上後入綏遠省境卽東流至歸綏以南而爲陝西山西兩省之界河。「黃河百害，祇利一套」之河套卽此膏腴之地，每年產糧甚豐，爲中國西北之糧產地亦如內地之倚「兩湖熟」之糧庫。

沿路有楊柳飄拂於稻田之畦不啻江蘇之蘇揚。街市整齊熱鬧，有揚州館子賣包子肉餃，知爲揚州人士經商至此而定居者。

商業以蒙古牲畜皮毛及本地農產品以及平津洋貨及雜貨。有手織地毯工廠，我們入內參觀，知做此手工者皆十四五歲之男童，出品精巧，花色繁多，而售價不貴。余與鈕澤全兄各以五六十元購六呎寬九呎長之真正羊毛手織地毯一張，天藍色背景，白色花紋，甚爲鮮明。此地毯後來隨我逃難一直逃

到昆明而忍痛棄去。

曾到黃河北岸一看，有許多木筏來往，其製法特殊，係以整牛牛皮吹脹浮水上，三五個或十幾個聯合一叢，上加竹木爲板，板上堆置商品；據稱此爲黃河急流兩邊危石之最安全運輸工具。此處黃河水雖不如濟南附近之渾濁但金沙已多，仍呈微黃色。

在包頭無甚留戀，次日即乘車東返。此行得一探塞外風土並腳踏內蒙古西部之察哈爾綏遠兩省，目觀蒙古人與漢人混合安居樂業。日本人雖已佔熱河之承德尙未西侵，我深感幸運並懷念楊處長待我厚誼讓我有此壯遊。

洋派官派各有千秋

兩日後即回到北平見楊處長覆命。楊處長即指定機車一輛囑鈕廠長帶我用此機車在西直門引一列車開到張家口試車。去時我與鈕廠長立車頭上看司機運用機件行車，除在關溝段須另加一機車推送外，其餘各段與津浦行車無甚異樣。

此行所最不堪忍受者爲進山洞處，煤烟濛滿車頭內，除滿臉滿身煤屑褐炭外，七竅爲烟所悶，不能透氣。司機司爐用上衣罩頭，我等亦照樣辦理，但仍透不過氣來。如進洞上坡，車頭用力，噴氣更大褐屑更多。建議司機司爐須用特製面罩。

在平綏局工事課尤課長處取得平綏所有機車尺寸，及全路縱面圖取得其坡道百分數，彎道半徑數

，即在工事課計算各機車在各機段行車之調整噸數載重。完成後面交楊處長並謝其招待週到。

辭出後到平漢路局看陳局長「地公」致敬，承他招待午餐。餐後辭行遇揚州同鄉某君，他在平漢材料課做事多年，要求我向陳地公說項升彼爲材料課長。余唯唯否而去。蓋材料課長者肥缺也亦嫌疑缺也，余何人斯，敢冒此不韙耶？

回天津機廠後照常加班趕修機車，亦照常去北洋南開上課。當我在平綏出差時，適鐵道部代津浦路在美國所訂購之機車十輛已由美國運到，在青島交貨，部派濟南機廠廠長曾廣智去青島四方機廠檢驗接收。

津浦路運輸繁忙需要機車趕運，前此曾討論再三以出多錢加工趕修機車爲上策，足見機務人員之經濟理論未爲當局所全部採納，仍力主向國外購買新機車。

此次所購機車爲四—八—四式，前後端各有四個導輪，中間八個大輪，拉力增加，客貨車兩用，爲中國鐵路所購機車之最大最新者。新機車到達中國向在上海或青島交貨，因兩埠碼頭各有百噸吊車可將整個機車由船艙直吊上岸。此次所購爲津浦所用故在青島交貨直駛濟南應用。

曾廠長爲機務老資格，歷來新機車到達向派他接收，他每次駕輕就熟無懈可擊。他與熊正琬同爲唐山同學，曾直接去美留學多年與夏威夷華僑小姐結婚。曾太太幽嫻貞靜不苟言笑，一意侍候曾兄。曾兄舉止飲食一味洋派，無論吃用皆以洋物爲尙，衣着整潔，拿出來手帕都是熨得貼平，袴管燙得筆直，衣服無絲毫褶痕，領帶正確有稜角，皮鞋自然雪亮。早晨吃蛋，非牛油煎不吃，至於西餐更是考

究已極，在濟南祇吃德國牛肉房的菜，在天津祇吃英租界起士林的菜。時常發洋脾氣，大家不敢惹他，他對於機車有經驗，處長都不敢惹他。

我們那時有楊處長的官派，有曾廠長的洋派，各人皆有本事，也各有派頭，互不相爭亦互不相讓，各人都尊重對方自由。在旁觀者看，洋派是曾太太服侍出來的，曾太太真是三從四德並有一身的西洋主婦的手藝，管家管錢針線烹調侍候無一不能，把個中國丈夫養成外國人習慣。這一次鐵道部派曾廠長接收機車自然是順理成章的事。當年個人私事亦有可記者二。一、九月十日二女掬英（後號菊隱）在天津出生當時祖母在津，產科醫生為津浦醫務段杜醫生醫道甚好大小平安。家中原有小張媽帶擷英長女，大張媽帶傳方男孩，此時又由吳樹基老婆自南京鄉下來幫忙。所有孩子均由母親自己餵奶，並未雇奶娘。二、先父那年已六十七歲，由上海鹽業銀行退休，我就請他老人家帶着妾侍及二女廣潯、廣澧回仙女鎮養老，每月由我另寄家用，當時他有沒有退休金及養老費我皆未問，他亦未告我，這樣老家所買的房子有了用場，後來郭漱岑表兄自天津電報局卸職後亦移居仙女鎮我家。

九、服務浙贛路滇緬路回憶

一曲活劇平生僅見

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國民政府鐵道部部令說：津浦鐵路濟南機械廠廠長曾廣智調升為機務處副處長，其遺缺由天津機械廠廠長陳廣沅調補。我當時已在天津機廠服務六年，上下和睦，